

真西山文集

卷四十七之四十九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之四十七

行狀

顯謨閣學士致仕贈龍圖閣學士開府袁公行狀



本貫慶元府鄞縣

曾祖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

妣石氏封恭人

祖惻贈朝奉郎

妣林氏贈安人

父文贈通議大夫

妣戴氏贈淑人

公諱燮字和叔姓袁氏其先出有虞媯姓春秋時陳大夫濤塗始見于經兩漢之世最稱賢者曰博士因司徒安晉宋迄唐人物相望至我朝而四明袁氏浸顯其譜錄可考者府君謚生本州助教志志生贈太中大夫斐斐生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祿大夫敷博極群書登嘉祐第嘗通判杭州蘇文忠公爲守譚論廣酌相得歡甚公之高大父也袁氏世學源流于此倉部登元祐第嘗守婺時蔡氏顯國其黨曹宗者橫于一州倉部以法誅之入對徽皇以清心省事安

不忘危爲獻至朝奉通議皆以篤厚醇實稱于鄉戴淑人亦博覽圖史如古烈女生四子公其仲也公端粹專靜得之於天生數月乳媪寘藥水其前玩視終晷夜卧常醒然達旦五六歲讀書數過輒成誦少長讀東漢黨錮傳拊編太息以名節自期乾道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爲學錄公望其德容眸盻肅然起敬亟親炙之而同里之賢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璘亦皆聚于學朝夕以道義相切磨器業日益克太平居莊敬自將爲同舍所嚴憚暨升前廊範物以躬處事有法士益推服淳熙辛丑第進士孝宗在御久責治

切有勸公對策宜謂大體已正當堅忍以俟其成公
不謂然直以意對具言大體未正與所當更張者以
是僅得丙科而言堅忍者竟爲舉首公以舍選當得
教官丞相史忠定公勉以姑爲一尉遂注江陰是歲
忠定薦士十有五人公在選中有旨審察公曰始仕
而召可乎遲次累年授生徒以供菽水江陰故兩尉
弓兵合二百人後獨置一尉弓兵亦多虛額公至盡
補之葺亭教射躬自按閱其勇銳善緝盜者遇之加
優盜輒立獲初弓兵散處間巷至是始爲營紀律肅
整如軍伍尉舍旁有黃田港民居素稠密公以保他

法部分之因寓大政浙西大饑提舉常平羅公點妙
選僚吏分任賑卹事而就以江陰屬公公謂經理田
野之政自一保始每保畫一圖凡田疇山水道路橋
梁寺觀之屬靡不登載而以民居分布其間某治某
業丁口老幼凡幾悉附見之合諸保爲一都之圖合
諸都爲一鄉之圖又合諸鄉爲一縣之圖可以正疆
界可以稽戶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姦偷凡按征發
爭訟追胥之事披圖一見可決在田野爲保社在軍
旅爲伍法韓信多多益辦用是故也公首以此爲荒
政之要由是民被實惠而欺僞者無所容訖事羅公

薦于朝有旨陞擢既又循兩資終更入都周丞相謂
當處公班列少頃三月其可公曰遲遲以待內除非
吾志也且親老得便養足矣即就汾海制屬以歸紹
熙初衆正在廷而公連遭內外艱未及用寧宗嗣位
始以太學正召然侍講朱公及諸名儒已次第去國
矣未幾趙丞相罷公知必不爲時所容然猶晨入學
延見生徒商確理道或謂諸生多上書議斥時事不
當誘進公不爲變迄以此論罷自是僞學之禁興而
正人無容足地矣公貧甚退處泰然久之得浙東帥
屬再爲福建常平屬官嘗言職分無大小皆當自竭

非求人知滯訟如山窮日夜繙閱凡所予奪無再愆
者改秩通判贛州未上會開禧邊事作兩淮大震擾
公謂海道通山東宜謹備而內地盜賊尤不可不務
防趙尚書善堅帥汾海請公攝叅議官後帥傳公伯
成因之公爲言備禦大畧及團結鄉兵事宜傳公壹
以相屬公周軾屬邑所至按閱井井有倫嘉定初元
天子既誅權臣盡起當世鴻碩召公爲宗正簿樞密
院編修官權考功郎遷丞奉常時諸賢雖收召而鯁
直者罕見親二年春因對言曰陛下履位之初委任
賢相正士鱗集于朝人情翕然以爲太平可致而欲

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因對
顯言其姦陛下竦然開納然龜年繼以罪去而權臣
根據自若群邪和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興師
幾危社稷嚮若陛下篤信龜年折於萌孽之初豈至
是哉正人端士今不爲之惟陛下所用耳書曰有言
逆於汝心必求諸道往者龜年所進合於道之言也
今日復有指陳闕失盡心無隱者即龜年之言也陛
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大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
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即二帝三王
敬賢納諫之心也常存此心急聞剴切之言崇獎朴

直之士若龜年之効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沒
衆龜年繼進何憂天下之不治哉是歲都民艱食公
又言古者制國用量入爲出今當饑饉艱危之時惟
有裁節冗費自乘輿服御至百司庶府無所不節以
爲施惠之具或可以濟又論軍兵虛籍宜用孝宗獎
邵宏淵故事凡軍師有能以姦蠹來上者褒寵之不
然者擯絀之軍費省則民食寬矣因言用度當節或
恐有傷國體然民者邦之本以邦本之故少虧國體
未害也上皆嘉納之而公請外甚力知江州屬歲不
登公請于朝貸椿管錢九萬緡爲糶本告糶旁郡計

口以糶循環相因市直頓平郡仰征稅以給公謂薄
征所以來商旅益損稅額擇僚吏以董之舳艫相銜
無苛取無濡留至者大悅又謂周官弊餘居九賦之
末亦足用一端也於是壘泮濬濬稽餘羨用賴無乏郡
治有亭扁以節愛凡非奉粟之正者皆不取簡燕游
削交餽至事關風教惠養則汲汲爲之大學官創福
田院君再歲畧計經用之餘緡錢猶二十七萬郡當
大江之衝而城堞不治因請悉舉爲版築費報可朝
廷惠楮多錢少令沿江八郡通用鐵錢勅榜下九江
公曰此令一出銅錢將益閉藏姑緩揭榜將力言之

俄聞金陵以鐵錢二當銅錢一咸謂不便而朝廷亦
弗果行人服公之先見公每謂牧守兼兵民之寄訓
習師旅所不可後神世術教射法可行始至大閱以
銀爲的中者給之竟日無一焉乃令卒伍時按試第
其能以賞自是中者如擲破的常數十峒寇鴟張上
命副都統劉元鼎提兵討捕公問何以平賊元鼎銳
欲殄滅而實無必勝策公告之曰諸峒崖谷峻險若
輕入其阻未易得志不如以重兵壓之勿與爭鋒而
待其弊元鼎從公言按兵南安不與賊角來則禦之
而賊果降提舉江西常平權隆興府事會朝廷新易

楮幣分遣中都官出使諸道察不如詔者即守奉承
過當稍損厥直者即寘于辟公知上意本以採弊而
非欲毒民因王君棨銜命至為請言之後兩月至臨
川則聞官吏競為發擿黥流之罪日報公嘆曰吾可
不為明主一言乎即上章具論官吏以刻核之心行
苛暴之政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邦本朘削深為
國家憂願詔監司郡守奉行寬大俄以都官郎召時
更化六年而頹綱未舉宿弊猶在上方恭已仰成公
言古者大有為之君所以振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
曰此心之精神而已心之精神洞徹無間九州四海

靡所不燭故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之下二帝之精神也曰明明我祖萬邦之
宣重光三王之精神也二帝三王終日其
息故能全此精神照臨天下至于今仰之
心仁聞而大有為之効未著願毋以寬於

必以發強剛毅相濟朝夕警策不敢荒寧以齊勵其
精神監觀古昔延訪英髦以發揮其精神日進而
止常明而不昏則流行發見莫非精神矣甘我藝祖
當寓縣分裂之際整頓乾坤如再開闢詩曰周雖舊
邦其命惟新新者精神之謂也願陛下以甘祖為法

則我宋之惟新亦當常如創業之初又言帝王不憚
勤訪問上首肯再三且言問則明遷司封郎官因對
言曰臣昨勤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退
與朝士言莫不稱歎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
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
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
辨或以爲人主一言之失史官書之天下議之問而
不當不如勿問臣謂不然自古帝王之言豈能無失
惟得賢臣開陳正救歸於至善而已豈可畏人之譏
議而終於不問哉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明年春

遷秘書少監兼司業及秋進祭酒冬除秘書監仍兼
祭酒公謂邇年士氣不振皆由本心無所興起而尸
教養者有推沮無開導以故日就頽廢每延見諸生
必迪以反躬切己之學常病世之學者徒知襲先儒
緒言通遺經訓釋而未能自得於心不足以爲學吾
心即道不做外求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竦然有
得士氣日以激昂上焉嗜與語斯道之本原次亦不
失爲謹敕士至國有大議叩閣投匭爭獻所聞始無
負於天子之教育矣禁中銀器失上不忍坐主者命
以錫易之公言陛下聖德如此而治效未著以臣等

見或者君人之大節猶有可議者歟易曰六哉乾元
萬物資始語曰大哉堯之為君是故君子六之為貴
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太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
而已惟陛下恢洪志氣毋自菲薄以成大功時鞬虜
甚強金勢日蹙我朝屢遣使不得通公言戰守無二
道威聲雄畧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以
嘗輕用兵也秦師垂至桓冲以根本為置
安郤之曰朝廷處分以定甲兵無闕味
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願陛下
年春正月燕崇政殿說書因對條陳四

易之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宜健而弱非天德
也故君德弱則不進紀綱不張法度弱則不修號
令弱則不行治內而弱則中國不專治外而弱則夷
狄不懼女真將亡無愚智皆知之陛下愛惜生靈遵
養時晦似未失也而揣摩迎合之徒遂欲苟於無事
有言不可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耳加以是名時所
甚諱則不敢復言而不知我能自奮則不戰而屈人
兵我不自強而示人以弱則適以召兵安能息兵鞬
韃夏人自昔雄盛新興諸豪兵力亦強皆知中國之
弱日夜垂涎伺隙而作竊恐兵端浸起而禍患未易

平也陛下可不法天行健磨勵精神破庸人之論以
強中國之勢其二謂賞刑二柄不原乎天則朝綱弛
而國勢陵頽大明公道以救其弊其三謂旱蝗相仍
民大饑困而長民之吏慮蠲放太多罕以實告故饑
民不可勝計而惠施不能徧及晉之李雄李特初起
不過流民寢盛乃能據蜀監觀往事可為寒心我朝
內帑之儲本為凶荒備所宜止絕它費專以賑饑為
急其四謂廣謀從衆則今天心今侍從之臣所以資
獻納之益也日近清光而不聞有所咨訪通進一司
所以達庶僚之言也虛名雖存而不聞有所規箴

是朝廷之舉事實者與天下共之也自今事關
病皆當廣咨博訪是為至公是為天心行此四者易
於轉圜而臣猶慮未能盡行者誦諛之風未息而
蔽之患方深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而孟軻亦曰與
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得乎崇觀政宣之際此徒
寔繁所以靖康之禍至大至酷今日所當深戒又言
向者女真甚強中國不逮所以受禍今之鞬韉猶女
真初興時上曰亦聞鞬韉強盛公遂言今日未宜他
務且須咨訪臣下但能行此一事其効立見陛下即
位之初群臣多聞玉音自為韓侂胄所誤惟恐有錯

所以咨訪甚少上曰錯不妨乎對曰古人稱獻可替
否若皆無錯則惟有獻可無否之可替矣上曰予遣
汝弼汝無面從專賴臣下正救十一月權禮部侍郎
陞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進侍講猶兼祭酒公謂人
臣以經誼輔導人主非徒誦說而已因講詩二南於
先王正始之本后妃輔佐之道所以自身而家自家
而天下者既敷演厥旨深寓規儆之意至列國變風
有關於君德治道者亦委曲開陳託其義以諷十年
夏四月霖雨不已公言善爲天下者當使陽制陰不
當使陰干陽今淫雨爲災蕪甸未止此陰盛陽微之

證也一二年來正論漸微正塗漸梗賢者潔身而去
諂諛緘默以順爲正者尚多有之豈天意哉蠢爾殘
虜敢犯王畧皆由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陛下必
欲國勢恢張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肯詭隨公論之
所屬而沈伏於下僚棲遲於遠外者拔舉而尊禮之
則精神立變誰敢侮之虜失燕徙居于汴來索歲幣
未予輒舉兵寇邊或欲以攢年歲幣輸之公謂果出
此不可以爲國矣請對具言所以不可與狀又謂用
兵一事雖治世不能免以言兵爲諱以安居爲樂變
生不虞無以禦之爲計疎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

附者甚衆皆拒絕之有至於殺戮多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安知虜不能激怒之使讎我乎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擾吾邊疆而吾舉兵北向欲擣其虛必解而去從而躡之腹背受敵此制勝之奇策也不知出此而戰於境內兵氣不揚矣又安能決勝乎上曰開禧我先用兵彼直而我曲今日虜人叛盟我直而彼曲公對曰今日之事要在陛下剛明果斷振作士氣上然之公復言歲幣不可與上曰却可以此賞有功七月請對論今之刑政未明者四事國不自重以人而重忠良布列重於九鼎姦諛並進輕於鴻

毛今自更化以來非才不用而國勢浸弱戎心遽啓者則以所用之才非真才耳似奮發而實怯懦也似多能而實寡陋也不皇皇於仁義而汲汲於榮祿也已不自重又豈能爲國重乎國人不服又豈能服夷狄乎今之儒帥固有德望巍然舉世推重者分閩瀟南未爲不用而地非切要不足以觀其施設今之忠賢亦有慷慨論事名聞夷狄者宜還天朝增重國勢而遠守支郡未究所長舍其邪而用鉛刀弃剛鼎而寶康瓠是非顛倒何以立國今日民困甚矣重以貪吏政以賄盜監司牧守更相餽遺習以成風於是昔

之優裕者今凋弊矣昔之歡樂者今愁歎矣行都之
建垂九十年生齒雖蕃衣食未裕蓋自楮幣更新而
蓄財之多者頗耗鹽筴屢變而藏鈔之久者遽貧頻
年水旱民無餘貲物貨積滯商旅不行故大家困竭
而小民焦熬市井蕭條而官府匱乏之勢所必至京輦
之下人心不寧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
更而在蕭牆之內也朝廷舉措人所觀瞻罪當重而
輒輕禁當嚴而輒弛之皆非至公無私之道開禧用
兵一時將帥扞患守城者不爲無勞事平之後乃以
廉謹責之豈漢家省李廣利赦陳湯之意夫政刑苟

明強大之隣不足畏刑政不明微弱之虜不可忽又
謂當今之計當以漸圖之因舉伍員圖以散楚者與
李秘困賊之謀王朴開邊之策爲上言謂三人者皆
欲先困之而後取其功雖欲少緩而十全無失乃所
以爲速十一月又請對言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則朝
廷之勢尊邪正雜揉忠讒並進則人主之勢孤今在
廷之臣惟靡曼是娛惟珍奇是好淫侈相高燕樂無
節同堂合席不聞箴規赤心謀國者果如是乎賢才
之於國猶禦寒之衣裘養生之穀粟汲引善類無間
親疎所以報國也今推賢揚善固不爲乏而挾私害

正者乃或有之合於已則掩覆其大過異於已則指
摘其小疵毀譽發於私情而真才不得展布赤心謀
國者豈其然乎星象屢變其占爲兵甚可畏也而不
以爲憂帝城之近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不以爲恠
旱蝗之後征科如故殘民之大者而不以爲非導諛
貢佞媮合苟容以梯寵祿又豈赤心謀國者乎植私
者衷赤心者寡人主少所憑仗其何以重朝廷乎又
言王辛光州之勝可謂奇功而行賞差薄上曰賞豈
可薄薄則無以激勵後人公又言自昔備禦夷狄不
過防秋今則無時不至如四月犯光州是也上曰春

夏亦不可不防公言陛下但能選用赤心謀國之臣
布滿朝列日聞忠言朝無闕政夷狄自然率服上曰
卿言甚當又言陛下垂意宰屬精選才士以充之然
政事不勝其多而宰屬至於數人耳目不能備察思
慮不能周知急則鹵莽緩則壅滯甚非所以彌縫宰
輔也願詔大臣增置掾屬廣求賢俊秉心公正者爲
之則所補多矣十一年正月天大雷電繼以飛雪公
言雷乃發聲蟄虫啓戶著于月令之仲春今先期而
發已非其時矣雷陽也中國亦陽也雪陰也夷狄亦
陰也當春而雪未爲害也而作於雷震之餘陽已發

舒而陰忽用事有夷狄侵侮中國之象豈小故哉蓋
自殘虜竄伏汴都陛下不忍遽絕仍與通好遺黎歸
附者拒而不納故此曹惟我是怨而殘虜以我為怯
糾合群怨致死於我陛下履至尊之位而見輕於垂
亡之虜辱莫大焉其可以不奮發乎書曰元首起批
起云者奮發之謂也元首奮發則國人莫不奮發矣
深懲既往之失圖因日新之功恢張綱紀振起頽情
以伸中國之威破夷狄之膽此所謂奮發也雷雪之
變人皆以為陰盛陽衰所致此皇天啓佑上聖欲以
剛濟柔而成以陽濟陰之功也陛下可不仰體天意

乎二月真除禮侍兼侍讀金虜侵軼西陲公進對言
蜀利害甚悉大畧欲開示大信以結並邊忠義之人
俾為吾用則虜不能支又謂曩時戎虜去中國遠糧
運難繼故和可以久今假息之地密邇於我利苟在
焉豈其顧盟汴地四平難以立國欲奪我險要為駐
足之地昔犯浮光襄漢駸駸至蜀觀其志非專為歲
賜也且所以欲和者圖省費爾往年四月聘使之還
甫入吾境而犯順之虜亦以是日入難信如此和我
恃乎成可撤乎忠義之人既與虜為仇彼方仇之我
則和之大拂其情倒戈反噬誰與禦之堂堂中國卑

詞厚幣謹奉畜亡之虜自示削弱誰不侮之自古立
國固有終不與虜和者石勒來聘晉焚其幣何獨今
日必欲通好乎財用未足兵力未強以通和爲戒若
非體國者究其實而言求和自我不保其往將有無
窮之悔絕不通和事雖難辦是乃久安之策上曰卿
可謂忠直矣十二年冬時雪雖應俄頃即止公謂此
洪範庶證所謂豫常燠若者也陛下蚤朝晏罷不殉
貨色不盤遊田無逸豫之失而有逸豫之災其故何
歟以臣觀之所有逸豫者非必貨色遊畋之謂邊烽
未息戎事方殷而優游恬愉若四方無虞之日直才

未用宿弊未革浸浸焉入於頽弊之域即所謂逸豫
也因言時雪未降惟陛下致誠感假庶幾亟回天意
上曰朕日在禁中致禱公言古人應天以實須要修
明政事登進忠良屏去邪佞此乃應天之實又請以
內帑付外庭俾任鈞考之責未幾復對論蜀關外事
宜曰今春虜犯興元歷金洋以至大安我師勦之威
聲震矣然大羊巧於窺覘萬一乘我少懈奪我江源
順流而下不可不慮也夫藩籬嚴密彼安得以窺我
根本堅壯彼安得以挫我因言蜀之急務六欲復階
成和鳳之保障搜揚巴蜀之人才優大安戰功之賞

與夫教民兵防蠻患紓民力條數甚悉且謂藝祖得蜀甚難今可不思所以保蜀之策人謂國事之可憂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如蜀何者其地至遠也有才而無識者不可以為蜀帥有勇而無謀者亦不可以為蜀帥何者其任至重也奏畢反復再三上曰可見卿忠誠愛君公進讀高宗寶訓推演甚詳而上亦玉音屢發其尤大者則因論進退人才之公上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惟其至公所以為大論賞罰適中上曰柔而不中則為姑息剛而不中則為霸道剛柔皆得其中則為王道論趙鼎言呂頤浩過失而

上則曰此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又云上下之情交通則為泰不交通則為否若臺諫不言何由得知論擇宰相而上則曰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為治之要道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其後讀續帝學至司馬康講洪範三德哲宗問只此三德為更有德起居舍人王巖叟請書于冊以示萬世公言哲宗發問不過兩言而當時賢臣其喜如此以此知帝王之學要在發問上曰問則明不問徒然無益於事又讀至上官均言好學好問公言人主豈可不好問不好問則群臣之邪

正政事之得失必不能盡知說書柴中行亦奏須觀
所問之人邪正公言但觀其所言爲已乎爲國乎則
邪正辨矣上曰若爲一身耐是小人又讀至講讀官
推皆有講義中間侍讀獨廢程瑀隨事著明其說公
言臣所以每遇進讀必從而敷陳之此乃法程瑀所
以事高宗者上曰若只讀一遍何益公之意以爲儒
臣進讀當兼之以陳說人主務學當參之以好問故
懇懇言之而上亦應答如響啓沃之助於是爲多公
德繼洪克以亟養嘗言伊川程公稱明道先生視其
色接物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入人如時雨之潤爲善

形容有德者氣象平居待物粹和之氣可挹至立朝
論事則義形于色凜不可回一時正論賴以宗主而
同列始有側目者矣讐虜毒亡聘使屢返非我絕好
彼自內訌公謂歲幣不必與議者以爲當與因默然
梁屢蹂邊鄙彼有爲寇非我興戎公謂戰守不可弛
而議者以爲當和孜孜獻納有言必盡近臣之職所
當爾也而目曰多事侃侃守正不阿時好平生之節
不可屈也而指爲好名公句歸至八九上迄不之許
會三學諸生伏闕上既斥主和者之非既而全臺論
列乃併公以罷十二年六月也太學諸生三百餘人

祖餞都門外且賦詩以別公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留兩作解草木甲拆此吾志也以直得名豈其心哉
明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温州辭陞直
學士皆奉祠如初明年春疾大作而神觀精明著述
弗倦或勸公宜少休者公曰吾以此爲筮鏞筦磬不
知其勞也八月庚寅猶寤足近作疾革也醫來必正
衣冠以見癸巳薨于正寢公受知寧皇終始簡記旣
薨之二日寧皇亦弃天下嗚呼痛哉公官自改秩十
二遷爲太中大夫爵自鄞縣男再進爲伯食邑自三
百戶至九百戶今上御極陞顯謨閣學士加秩二等

致仕遺奏聞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官其後如務
賻銀絹皆再百自諸老淪謝天下之士視公出處以
爲輕重及是聞者莫不傷盡太學諸生相率爲位於
西湖之昭慶寺以哭四方之來奠者其辭皆哀學者
稱公不以爵氏而曰潔齋先生云寶慶三年上有事
南郊以二子登朝贈金紫光祿大夫紹定三年明堂
恩贈開府儀同三司自象山先生闡明大道揭以示
人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
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公始遇之都城一見即指本
心洞徹通貫警策之言字字切已公神悟心服遠師

事焉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信居一日豁然大
明因筆於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差通體吾道道不
在他此公自得之實也慈湖楊公與公同師造道亦
同而每稱公之覺為不可及其見諸言論則曰人生
天地間所以超然獨貴於物者以是心爾心者人之
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
又曰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
之則與天地相似又曰直者天德人所以生也本心
之良未嘗不直回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
其告君以此其教學者亦以此其之漕江左也公時

以言謂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
貳則其生物不測大雅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惟此
大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
業業不敢少懈者惧其貳也至為作忠宣堂記則曰
心本不徧制行而原於心斯不徧矣凡此皆所以推
明本心之善也又嘗言道不遠人本心即道知其道
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謂不差矣然未能為一則猶有
間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謂其未能無間
則雖近猶遠爾惟夫全體渾融了無間隔則善之至
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辭以一貫之也舜由仁義行

非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義爲二也其言
益精切矣雖然公非苟知而已也少而任道晚益日
力其致遠也萬里之途跬步未至不敢以遂休也其
任重也萬鈞之負銖兩弗違不肯以遽已也閱其量
必欲如滄海之溼浸粹其行必欲如璫璣之光潔嘗
言人心至神翳之以欲則不神矣故其修身以寡欲
爲主勇猛奮勵痛自懲窒又謂人之欲無窮必求所
以滿其欲非道而取何所不至養小喪_大淪胥不仁不
義之域豈不哀哉晚於所居爲樓各以是亦曰直不
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

後亦莫不然至於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
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
並廣大高明我國有之朝夕磨勵必欲追古人而與
俱若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以
此自警且以誨子孫云公自少有志經濟之業每謂
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故其所講
明者由體而用莫不兼綜謂學不足以開物成務則
於儒者之職分爲有闕自六藝百家與史氏所記莫
不反復細繹而又求師取友以切磋講究之東萊呂
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游所得益富未嘉

陳公傳良明舊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
其志以扶持世道爲己責然自始學於義利取捨之
辨甚嚴嘗讀論語至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嘒
然歎曰士之知所輕重當如是矣辭受進退惟義所
在金石弗渝方華臣顛柄天地閉塞徊翔卑冗不以
爲辱公道開明群臣接茹致位禁近不以爲榮惓惓
一心惟王室生民是念事有不可陳義固爭蓋將尊
君重朝而措天下於大寧也道不果行齎志以歿然
其所立固已偉然爲萬夫之特矣曾子所謂人以為
已任死而後已孟子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者於公

見之公之事親如天事君亦如天出其本心昭明隨
事著見有一無二親雖沒敬奉遺體舉足不忘無適
而非親也身雖退心在闕庭一飯不置無適而非君
也於昆弟友愛尤篤弟禔亦事公如嚴師從兄濤嗜
學固窮其亡也爲歛葬嫁其孤女之未嫁者於宗族
姻貧拯厄備極其至於朋友忠而盡自爲幕府事其
長敬以誠及在朝廷每言君相同體愛吾相者所以
愛吾君也故勤勤納忠寧有虛憍而不忍蔽欺嘗告
之曰導諛雖可喜未必非愛我之鯁言雖難聽異日
乃真能不負者也公嘗鑒絕人李正節誠之始見于

鄞傾蓋如舊友嘉定初李與丹陽劉君宰偕命召公
謂某曰此二人者皆所謂有所不爲者也其後二公
果皆如所許云少而嗜書白首弗厭凡聖賢大訓切
於已者味之終身夜則默誦病亦吟諷講道于家以
諸經論孟大義警策學者於書禮記論說尤詳其所
成就後學其衆博觀群籍取其切用者會粹成編謂
法度之言自秦以前乃可矜式故有先秦古書若干
卷謂學士大夫不知文則武夫悍將得矜所長而緩
急無以應變故有兵畧若干卷謂祖宗成憲爲人臣
者所當講究故有皇朝要錄若干卷其辭章根本至

理一言一句皆胸襟流出謂語孟中無難通之辭艱
澁字故凡所著不爲奇簽刻峭語而溫純條鬯自不
可及晚而好詩嘗賦進德堂諸篇趣味幽遠而於一
卉木之芬馨一羽毛之皜潔輒寄興焉曰吾之自修
當如是也此豈苟爲賦咏者邪奏議藹然忠誠讀者
感動銘志叙事有史法諸子哀其集若干卷藏于家
公之在宗正也修寧宗玉牒在樞庭修經武要畧先
時修書官類不經意將進則取具臨時公蒞職即悉
力編摩後數歲乃進呈大要多出公筆史院修高宗
寶訓紀錄過詳公剛繁剪浮見謂得體後修孝宗室

訓遂專以屬公退自儀曹坐史館輒終日書垂成而
去而公去議者又欲用司馬溫國公編通鑑故事俾
以書局自隨或言國史出外有禁乃止公娶邊氏進
士友益之女先公二十有一年卒屢贈申國夫人至
性淑行公所為墓志墓在鄞縣某里某山之原公薨
遂合塋焉某年某月某日也子男四喬某官後若干
年卒爾某官爾某官商某官女四云云孫男云云始
公嘗言所貴乎世家者非必七葉珥貂如漢金張八
葉宰相如唐蕭氏名位雖崇而不能皆賢荷世之有
若東都之袁楊二氏氣脉聯屬名德俱隆則可謂世

家矣吾之先世雖出處之不侔然皆忠信正直耐有
賢譽其不謂之世家乎後嗣子孫努力奮發不自菲
薄必欲追前人而及之亦足以為世家矣平居訓勵
諸子率本此意肅言誦世科甫冠多士公不以自喜
至其德業有進與當有可紀則為加飯故士大夫言
家法者必袁氏為稱首云某之與肅同年進士也既
公寔丈人行而於其德學則願師焉嘉定中再同朝
不鄙其愚以為可教故於嘉言善行多所親覲歲在
甲戌持節去朝辱公訪別于南山佛舍語及國
於流涕公之盛心昭揭天日至今猶赫赫也公之盛慈

湖揚公寔爲之銘於公大節摩寫盡矣顧其纖微委
折有未備者維公粹學偉行爲時儒宗忠言至計有
補宗社而爵命品秩又已應易銘之典肅等將有請
焉謂其畫爲之狀慨念疇昔誼不得辭雖筆研無
復醜是慚然不溫美不失實尚庶幾公平昔之志謹
狀

司農卿湖廣總領唐公行狀

公諱體仁字元善姓唐氏其先光州始人十八世
祖遷於建之武夷自公之父授室浦氏遂占數
焉曾祖澤民祖僕不仕父慆弱冠有異舉第一

與五峯胡先生屏山劉先生游相好也晚始得官爲
贛州信豐尉虜亮虧邊丞相張忠獻公開幕府辟以
從論兵事多開納以公贈朝奉大夫公幼出爲伯舅
後年二十一中進士乙科大夫沒于京師護柩旋葬
過時而哀不忘又持張氏祖塋三年經紀其家教仲
舅以學鄉閭浩然歸重調饒州浮梁尉黷盜如律郡
欲上功非其志弗就也爲湖州歸安丞推姦抑強貧
弱得職又持張氏祖母喪服除爲泉州晉江丞程尚
書大昌司馬侍郎及相繼爲守尤賞異待以賓客禮
郡有疑獄必諮焉公氣和色溫持論根柢恕二公常

敬聽梁丞相其郡人也雅知公會入相薦公于上前
召除大學錄再歲遷博士時學官皆天下選公周旋
其間最久而成作人材亦最多除太常博士時方定
高宗廟謚或執堯宗之議堅甚公言中興之德莫盛
於商高宗今以堯宗謚非惟於古今傳亡据且使大
行不得以中興之功自顯於萬世此禮官罪也議遂
決遷丞攝郎金部光宗初輪對百官公具考覈財賦
源流以對大臣以省濫負裁冗食節浮費等事始於
朝廷達於州縣具爲綱條品目使可舉行而勿爲浮
議所沮要在本之以王誠惻怛行之以公平簡易守

之以堅確悠久使弊去而物論不駭事定而人心不
搖庶幾制度既立則用日豐有詔令戶部稽考以聞
提舉浙西常平公謂浙右之有漕渠非止通餽運資
國信往來而已蘇秀常潤田之高仰者費賴之於是
開漕渠濬練湖置斗門爲旱澇備又以餘力立舉子
倉勸安濟院所活不可勝紀散鹽本錢數萬以紓亭
戶之力歲終醴利倍增除左曹郎湖廣總領始至激
勵將帥使知朝廷懇湖廣楮幣視京券爲輕軍民患
之日久公捐貨泉百萬以權其直輕重始均明年就
除司農少卿江上諸屯多貧匱公擇其累衆者增給

餐錢不請益於朝而用度足藏粟歲久至陳陳相因
不可食公命醵其腐投之江且廣糴以補其乏異時
諸郡之隸總所者賦輸或不以時符移督償銖髮不
貸公曰郡亡從出必取諸民今幸蓄積有餘不至乏
興弛以予民可也為條奏蠲其負凡百餘萬而諸郡
財力始寬武昌瀕江多水火公與諸司同築萬金堤
以防其溢人謂公儒者為政知濯瘴飢飢而已逃卒
千人入大冶因鐵鑄錢亂幣法剽掠為變公語戎帥
宜速討曰此去京師千餘里上請須報賊勢張矣於
是群黨亟壞人始服公制變為不可及越歲召歸班

至則除太常少卿陞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以感動
上意其畧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
見豕負塗黷一車先張之孤後說之孤匪寇婚媾往
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
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群疑亡也蓋人倫
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堙鬱煩憤若不
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
和悅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凡厥
疑情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茂見皇極丕叙
彝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天下幸甚孝宗

既上仙公帥同列抗疏請警蹕過重華親臨大祥之
祭辭意危懇懇時有欲以正宗為大行謚者公言壽
皇聖帝以旁枝入繼事德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
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有且謚曰孝公
深於禮故前後定兩朝廟謚異論莫能奪議者躋之
阜陵將覆土公爭以為地勢卑不足以安神靈時宰
故知公及是議不合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
擁節旄過家長樂地其龍物繁而俗本易治前二千石
用刑過差民慘不樂公至盡解苛媿物情便安浮圖
之宮甲於東南命僧率有常直公曰是賄賂公行也

乃命各從公舉而境內始亡債僧推廣社倉法以振
業窮民以抹溺于之弊條約甚備後莫能易居亡何
言者及前山陵事罷郡屏居者八年時論紛紜處之
滌如也徙居雪川酣飲圖史人莫窺其際時有起胥
史為大官氣燄熏轅掃門祈福者踵相踵公使浙右
時實常為公役至是多方鉤致公公曰小人乘君子
之器禍敗亡日矣胡得以汙我其後果如公言復龍
圖知靜江府春行視農見田器薄小不足以盡地力
乃為詢訪簡易之法物別為圖授之又為浚井導泉
以便行旅嶺外民貧財匱公撙節浮蠹為闕十縣稅

錢一萬四千蠲雜賦朱膠等錢八千昭桂折布自建
炎以來爲民患公建請蠲免而二州民力始蘇占城
真臘相攻餘兵亦入瓊管公調兵且招而海道寧移
守鄂州州兵民雜居多強梗不奉法公治尚寬至是
易之以嚴曰此變通之術也除司農卿復總餉事士
懷舊恩鼓舞迎拜歲比弗登民艱食公曰民病若此
可以非職而弗恤乎乃先便宜賑而后以聞邊警日
急小夫憚人爭承間抵掌言用兵希用事者意公奏
記廟堂具言兵不可輕動請遵養以俟時皇甫斌自
以世將家好大言公間語同列謂其事必敗事移屯

襄陽軍行亡紀律公指謂人此何異共綠林下江之流
已而果敗公之先識類如此俄屬疾以開禧二年二
月二十二日終年六十四公天姿超邁志守卓然自
擢第歸卽從故侍講朱先生游講質疑義其學以存
誠謹獨爲主造次弗渝嘗患世儒論經多失本指曰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此
卽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人能知
此則知觀書之要而無穿鑿之患矣博覽群書自天
文地理卜筮醫藥百氏雜說靡不通於渾儀漏刻俱
耳親製以測驗皆合趙渙造新曆以獻公爲作序中

書舍人黃公裳一見嗟異因以定交著象數總義一
卷曆學啓蒙 卷莊子解五卷爲文若不經意而明
白邈達根於理致雕鏤剗剔之語一不出諸口神識
恬暢喜論說古今遇佳士良友窮日夜語不厭聽者
志疲居朝廷好盡言或議論盤錯衆相視莫敢先入
輒爲辯折是非成敗無所諱亦以是賈憎於人惟一
時賢後氣合道同者常推敬周丞相當國公疏納知
名士三十六人周丞相不能用已而多所收擢公之
力也紹熙甲寅趙丞相將定大策外廷無預議者獨
諉公與左司郎中徐誼達意少保吳玘請憲聖禹篋

爲援立聖明之地其爲諸賢倚重如此然公立朝自
信所學於辭受出處之際尤不苟故雖仕再登朝而
位不過卿列所韞未究卒抱其志以終可勝惜哉公
既歿而召至或謂公而不死必嚮用矣嗚呼考公平
生出處火致當衆賢用事時猶不能少貶以求合其
能自詘於權門翕赫之日乎事無巨細有不合於義
必爭其能無言於弄兵首禍之日乎使公而不死即
即召至而能不辭也哉

我欲而公至汝歸公而不取必歸用美與也
 公不取必歸用美與也
 計世學於翰受出與之鄉才不故好雖出再登隱而
 意對立望即之此其為能賢耐重吸出游公立隱自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八

青詞

江東祈雨青詞

嘉定乙亥五月

旱魃為虐將貽卒歲之憂昊天曰明願軫斯民之苦
 敬憑法醮冀達危誠竊念江東實連淮甸開禧兵燹
 流徙最多嘉定年飢死相踵屬者豐穰之屢應居
 然凋瘵之夫瘳迺自暮春以來久愆時雨之潤川源
 斷港阡陌揚塵宿麥既枯將奚續食新秧未執敢望
 收成靜言盤氣之傷和端自微臣之失政九有苗咎
 宜加不肖之罪忍使生靈重罹莫大之厄惟妙造幹

旋之甚身幸至...務憫之亟施沛...
一道之命控忱以告得請是期

茅山祈雨青詞

五月不雨益...元旱之虞百姓...
後天變荐臻旱蝗饑饉者四三年...
明之勇祐獲豐稔之相仍然田疇蕪廢之

不蓋藏之甚寡故雖樂歲猶或咨嗟脫遇
飛救公私共患寢食靡遑用敢敬於名山
...除妖魅不降...霖吏之不良固難

與焉可憫願亟被於至仁瀝懇興辭鞠躬

府祈雨青詞

非望雨...民無術惟有呼天載念常賜

由莫如茲歲之酷自春徂夏其霖未浹者累旬由
暨淮赤地始踰於千里種植之工盡廢螟蝗之孽
將興井無可汲之泉粟有驟騰之價皇矣上帝本垂
溥博之恩今此下民將履困窮之極願回哀愍滂賜
滂沱以全大造覆育之功以拯群生朝夕之命茲為
忱禱尚冀矜從

母疾愈醮謝青詞

莫親乎母實為命以相依蓋高者天惟盡誠而可動
比迎慈壺就養公庭屬當垂暮之年偶得瀕危之疾
呼醫未效舉室如狂一心蘄造化之垂仁百拜望星
辰而致禱願損臣身之筭以延母氏之齡鑪熏之燼
未消囊藥之功已應豈繫人力曾荷神庥是用祇命
羽流肅陳寶醮以謝再生之造以祈方全之祥曰壽
曰康期亦饗春秋之永爰清爰靜當愈爰香火之修

立冬日祈禳青詞

十月七日也至十七夜
有紫微垣宮室之慶

民生多艱莫如所部歲事不稔未有今年始則烈日
敲焚欲殺而莫可繼則飛蝗存食雖種而亦空于今
田野之間已多溝壑之瘠張灑行哺蓋尚餘數月之
期發厚勤分未足延一旦之命惟冀土天之仁愛俯
矜下土之困窮方冬而賜積雪之祥及春而佈甘霖
之澤使小大之麥既秀且蕃而高下之田及時以懇
至於掃除疫癘之氣蕩滅蝨螟之妖悉賴至仁密回
洪造庶幾有衆咸獲更生臣猥以駑材繆將隆指自
慚無術可救元元之番獨有誠期動高高之聽

丙子立春日設醮為母祈福青詞

天下之樂莫如以祿而及親人子之情尤敬其親之
難老敢瀝由衷之懇冒干播物之仁伏念臣母吳氏
某早歷艱勤晚膺榮養郊埤覃霈被恩命者再三歲
曆推移候春秋之七十粗獲康寧之喜悉由覆壽之
恩今者令佈勾芒日遶甲子當萬景泰通之會肇兩
儀發育之功惟盛德之主生實茲始為慈闈祈福
宜在斯時載演冲科肅延真貳仰冀昭昭臨下之鑒
俯矜區區念母之誠俾壽而昌長享承顏之奉及人
之老敢忘錫類之心

上元節設醮青詞

六沴相乘雖陰陽之定數一民失所豈天地之本心
屬者早曠之餘繼以蝨殍之孽無廢不耕者凡數千
里困窮無告者逾百萬人公私之力易殫振恤之恩
難徧難高穹之悔禍庶令有衆之更生今者四序闡
端三微肇始磬一心而歸敬為百姓以致祈曰雨曰
暘冀均調而不悖我黍我稷俾種植以及時麥秋全
載獲之功蠶月有倍收之喜其於造化不費咄嗟嘸
吸之功而彼生靈獲免饑孳流亡之苦茲下愚之至
望亦上聖之樂聞敢瀝忱誠願回昭鑒

丙子芒種謝麥穰蝗青詞

伏以宿麥登場方欣續食遺蝗出土復慮挺苗當
公私赤立之除豈堪飢饉存臻之苦幸帝命以來年
之錫俾民生均一飽之歡所期播植之是時度保豐
穰之可望儻螟螣蝥賊或遂蕃滋則黍稷稱梁皆將
殄瘁此有衆所以驚呼而相弔而微臣所以恐懼而
靡惶顧人力驅撲之甚難惟天意轉旋之孔易願回
大造申勅群靈丕降其霖坐底驕陽之伏秉畀炎火
永無遺育之存漚懇投誠鞠躬請命

太乙醮祈雨青詞

八政所重食最為先一歲不登民猶告苦况新罹於

大歉咸共後於小康豈真七八月之間復有方千里
之旱山川之雲欲合膚寸即離溝澮之水雖盈斯須
已竭穰者稿白苗方秀者萎黃詎堪凋瘵之餘游
失豐穰之望私室之益藏甚寡曷保生全公家之儲
備又空將奚賑卹風宵在念震懼靡惶非仰祈高穹
覆憐之恩殆立見饑孳流離之禍敬陳寶醮肅按冲
斜瞻紫微太乙以輸誠為赤子黎元而請命願敷潤
澤亟起焦枯以昭善教之仁以解倒垂之厄

太乙醮祈雨青詞

樂歲可期遽罹七月之旱驕陽甚熾俄為三日之霖

仰大造之至神與亟生而共戴惟上下之憂莫逾於
 艱食而古今之患尤甚於游飢臣猥奉寬條適逢大
 歉騰赤子困窮之衆幾至流離賴清朝賑恤之優禮
 能全活政需一稔庶保更生而自入新秋久愆甘霖
 山川之祠雖徧雲雷之施敬屯一心蘄洪覆之垂仁
 百拜望紫垣而致禱精誠甫罄膏澤已敷掃妖魃於
 方張起良苗於將播儻非上帝好生之德孰拯下民
 貼死之苗敬上剛辰載陳寶醮以謝曲成之賜以祈
 慈惠之恩曰雨曰暘願常臻於協順有黍有稷俾咸
 遂於典章庶幾今焉

從欲是期嘉定丙子秋建康旱大田龜折苗且槁死
人情相顧皇駭既禱于山川未應遂以後
七月丙戌用道家法醮太乙於賞心亭是日暹明陰
翳時有小雨空濛如絲暹望鍾阜諸山雲色漸墨近
夜雨稍大而風力將怒震撼戶牖皆鳴雨禁止越翼
日丁亥晴色愈熾夜邀天文生范其姓者相與仰觀
星漢范曰月行度太高雨未可冀也丙夜具衣冠望
紫微垣齋栗百拜以祈戊子夙興星斗爛然至暮雲
氣益薄亡巖毫蒸潤意晚上香宣詞罄祈神位前默
禱良久退即帶效休候兵忽眼碧來告曰雨作矣起
視簷間瀉落如噴正無羅乘雨以歸四鼓後盪滂霖
自是頻大雨搗苗復茂歲已有秋嗚呼以某之庸駕
何敢言格天事然惟惟明精禮之交一念貫徹誠有
不可誣者蓋自是益知昭室屋漏之不容欺而戰兢
臨履之誠沒吾身而
後已可也自警云

為母醮星青詞

天覆物以無私福豈容於倖致子為親而有禱情益

出於可憐願垂臨下之仁俯察曲衷之懇伏念臣母
太宜人吳氏其艱勤初載憂患半生祿雖及而年浸
高未極劬勞之報疾常多而安日少每深危懼之懷
北轍日者之言載考星經之運謂不無於屯否當豫
至於祈禳重以微蹤屬將滿秩計其行役之際必在
祈寒之時道途有風霧之侵舟楫有波濤之險非藉
生成之造曷臻康泰之休今若節節下元日臨甲子
肅醮儀而薦敬為母氏以控忱冀誠懇之嘿通俾壽
齡之增衍承顏頤色永諧定省之歡登高臨深悉免
顛濟之厄

丁丑上元設醮青

詞時已改除泉州
未離江左

伏以天為群物之祖本覆育以無私春者四時之先
乃發生之自始敢為民而致請冀錫福之惟均惟江
左之承平素稱饒樂自開禧而至今日浸益瘡痍戶
口耗於兵華之餘財力殫於飢饉之後都會之繁華
未復矧曰陋邦豐穰而愁嘆相聞况乎歎歲臣自叨
將指每極寒心所愧駕材曾篋拊綏之術惟祈洪造
曲垂矜憫之私因歲序之更端肅奏儀而藏敬仰祈
道蔭俯拯民艱三登曰太平盡銷水毀木飢之沴百
樂生治國漸還家給人足之風

泉州入宅青詞

伏以便御假守叨被君恩將母之官獲修子職敢碑
微悃僭竇至仁伏念臣本以蠢愚曾微能解平生行
已不敢為持楮干進之謀一念通天粗知以濟物及
人為事甫上江壖之節更分海上之符昔者稔聞號
稱饒樂之地今為寢異頗多窮悴之昨當入境之云
初已炷香而自誓願堅潔白公勤之操一洗貪婪媮
惰之風丹臺甚明白日可照然而身健始能任職家
安乃可憂人爰即公庭載陳法醮仰祈赫赫之鑒俯
察區區之誠錫慈母以壽康俾盍門之安吉庶幾不

肖盡忘內顧之虞當竭菲才一惟民隱岷有臨在上
此志敢渝

太乙醮青詞

長入是職實深潤雨之懷銷變無方但切顧天之懇
敬憑法醮祇控忱辭言念溫饒之可耕之壤雖當樂
歲尚多艱食之民况自頃年以來游羅積滂之患公
私共困愁嘆相望臣假以菲材甫茲假守志期阜俗
方勉效於撫摩政茂召和乃遽愆於潤澤風膏自省
寢食靡寧雖甘霖之屢沾而大田之猶槁雖消良日
載演冲科瞻紫微太乙以輸誠為赤子黎元而請命

仰祈聖造俯鑒愚衷惟望歲所以望霖惟憂民所以
憂旱救其煩瀆賜以矜憐兩施雲行願垂臻於溥洽
家給人足庶共樂於和平

天慶觀祈雨青詞

臨民而思裕民莫急豐穰之願得雨而復望雨實由
真切之誠輟貢忱辭僭干洪造伏念臣猥叨誤渥擢
守便州初無善政以慰群情但有過舉以傷和氣故
於蒞事之始即致亢陽之雷朝夕省愆始如焚灼雲
霓在望何啻渴飢亟蒙覆物之仁沛降及時之澤平
壤已闢於沾洽高田猶慮於焦枯爰即真宮敬陳法

醮其出於閭更賜滂沱百谷用成迄遂有年之喜
民乃歸九身而文之

謝雨青詞

伏以累旬苦旱寔深誠事之憂一雨之宵均被神功
之施以欣以感且誠且祈伏念臣本乏技能繆司牧
養自慙執政致鑿三陽之和屢罄精誠冀回天地之
鑒仰蒙赦宥俯賜矜憐觸石興雲俄陰威之亟變隨
風入夜倏膏液之階粵少寬艱食之虞允荷大生之
德然而旱乾既久潤澤未霑成始成終政有祈於妙
造載沾載足願更賜於甘霖諒惟覆育之仁何愛呵

嗑之力

上元設醮青詞

節名錫福敢明繳福之私職在長民當致為民之禱
仰祈聖昊俯鑒忱懇切念清源夙稱樂土珍竒畢集
近聯七邑百萬家生聚實蕃遠控重瀛數十國粵從
近載頗晏前聞稽天之潦相仍被災者廣浮海之商
罕至失業浸多臣自玷承流每勤卹隱雖摩撫當殫
於人力然幹旋實賴於化工敬卜剛辰肅陳法醮願
闕載生成之大造盡除水旱癘疫之火舟楫安行有
無后川祗之助室廬永保無祝融回祿之驚慶令凋

為民祈安設醮青詞

為民祈安設醮青詞

天令或愆馴致札瘥之害民生何辜幸逢天關之傷
念忝茲撫摩殆不勝其憂惻遺賢儼集常切關心遺
粟散緡曾無虛日雖勉修於人事終未弭於天災是
用虔抒丹誠仰於淵聽以仁救厄願推慈憫之恩變
盤為和亟賜嗑呵之力

太夫人誕辰設醮

天覆物以無私固豈容於微福子為親而有請庶可
冀於垂仁敢慮一喜一懼之情庸致三沐三熏之禱

伏念臣母吳氏早罹憂患晚被寵榮烏哺雖勤未報
劬勞之德駒陰甚迅汲汲逐暮之齡顧華髮之蕭然
每丹衷之惕若若屬新元之肇始且誕日之載臨肅
演真科度祈道隆增壽祺於有永膺福祉於無疆居
高聽卑願慶德念親之悃舉此加彼敢忘老老及
人之心

補獲海寇設醮青詞

海邦寧謐忽驚劇寇之侵天道昭明旋告戎功之捷
妖氛頓掃鴻霧何窮伏念臣自玷藩官每勤綏撫方
欣庶俗共由於安靜之中豈意群兇猝至於防閑之

衆距城圍纒百里之遙亟遣兵

震吉語踵聞首惡當懲用正鯨

心爲玉石之焚鄉非獲助於穹昊

豈易收功於旬浹肆憑法醮祇控謝忱尚祈道孽之
悉平庶俾後虞之永熄四郊按堵各安耕鑿之餘萬
賈連播如行枕席之上

中元節清源洞設醮

中元令序實惟敷宥之辰上聖至仁不厭爲民之禱
敢因祇謝載控忱辭伏念臣猥以迂愚獲司牧養有
民有社常獨抱於隱憂曰雨曰暘乃幸臻於時若高

下之田成稔公私之慮少寬豈云昭格之能端自物
成之造肆陳淨醮祇薦微衷尚惟晚種之頗多更賴
化功之垂軫自今以始冀獲屢豐之穰所欲必從敢
辭三墳之誼

生日青詞

母恩甚大欲報何窮天聰雖高惟誠能動輒抒丹素
借瀆寧身伏念臣繇一介之至愚賴二親而有立悲
深陟岵徒追慨於父慈禮謹循陔幸粗諧於母養茲
臨誕日載惕微衷念長育成就以至于今豈保抱携
持河忘所日載陳寶醮祇按冲科華髮高堂願增早

清源洞祈雨青詞

清源洞祈雨青詞

歲以稔聞已拜高穹之賜雨弗及時至又聞下土之
咨輒恃至仁敢陳微悃臣聞詩播貽年之頌史嚴無
麥之書蓋於五穀之中此為最重必備四時之氣乃
克有成儻幸呂令之期難擬崆峒之熟今者仲冬將
屆嘉澤尚愆未耕者既阻於翻犁已種者又震於集
巷秋收百畝僅醫眼下之瘡夏秀兩岐殆類中流之
楫此而失望誠可深悲仰祈大造之慈俯拯細民之
苦寸雲觸石冀垂示於威神三日為霖度均沾於膏

潤控忱以請從欲是祈

清源洞設醮祈雨青詞

愆陽顧甚慮二麥之失時法醮載陳為三農而致禱
方虔恭而俟命俄驟霖以通宵豈愚誠足以動天聽
聖造存乎濟物然而早乾頗久既又潤澤未敷下田
雖幸於沾濡高壤尚遲於播植敢辭再贖游控一忱
以及時願終大賜貽來年而率育共載洪恩

氣臨大望欲雨而賜繇郡政之

忱雖切濡澤尚愆雲曼合而

苗將抽并汲復艱近而有炎

惠惕然朝夕殆若熒焚用瀝

一瑞靈積地非所敢祈其需

生而可望則以身塞咎而

念

雨蓋前比者年聞誠則通天賴至仁之易感

而潤物旋霽露以通宵百井泉甘溢於既潤

之後千畦麥秀蔚然將播之餘儻非上聖之興德孰

俾下民之蒙澤載沾載足已式慰於群情成始成終

更有祈於法力

太夫人誕辰設醮青詞

天鑒非遙惟盡誠而可格母恩甚大愧欲報而未能
輒慙愚衷僭于穹聽伏念臣母大恭人吳氏法名早
更憂患晚被恩榮養泊千鍾粗謹清溫之職年逾七
袞實深喜懼之懷念非控請於叢霄何以導迎於景
既惟春令闡端之始肇陽和生物之功祗被瑤壇宣
揚藥笈仰冀慈仁之造俯垂覆幬之恩俾壽而歲長
享承頽之樂及人之老敢忘錫類之心

安奉離明殿青詞

承流宣化所屆庶俗之安消變弭苗全仗高靈之祐
顧此阜蕃之郡且居炎燠之方每終夜以深思懼融
風之易煽雖人為當勉已粗謹於隄防而天意難知
冀潛回於溟漠爰即棲真之宇載新執法之宮消良
日以奉安瀝丹誠而叩懇仰祈妙造大虎西生聖境
相歡均被簡簡穰穰之社聚廬託處未會請出出
之醮

東嶽清源洞祈晴青詞

臣聞民之可憫無若良農物之難成莫如嘉穀自始
種而至既穗非膏澤無以滋其生迨番積而及登場

非烈日無以堅其實惟功節而不惑斯順成而靡虧
越從春夏以來幸適陰陽之叙今歲將大熱而雨則

一至於溢流町畦幾於冒沒整然特甯不勝

壞於垂成必非穹曼之意敢將誠懇復懇

憫其 勤勞賜以蕪甸之明霽百里

以全甫田之取十丰庶豐年之

詞疏語

萬天維子民哀其窮而必救

則為必救也以連陰之冷凜乎官

如響劃重雲而見白日六合

百川順聽仰至仁之易感戴

以之期不厭晴明之久崇墉新

壤均惟其敢忘於帝力疏作佛力

有詞疏語

嘉穀告登既卜有年之慶連陰不已遽為積潦之苗

不勝朝夕之憂亟扣乾坤之造賴神功之密運疏云不勝

林泊之情亟扣慈悲俾雲景之盪開波漲平曠昔幾

壞於垂成之頃雲屯高廩今獲全於將失之餘秋心嘆

頓舒歡欣相告用是肅陳淨供疏云祇薦微忱曰雨

曰賜願益臻於時若有稷有黍更期遂於秋成

代料院作生日設醮青詞

年開八袞迫暮景於西山誠竭一心扣至仁於北極
敢憑法醮庶達愚衷伏念臣資稟甚庸志念多雜義
利雖嘗早辨而私欲易以移人孝問非不究心而踐
履未能中道越縣近載浸悟昔非仰蒙善貸之恩俯
賜曲成之造無攝生之術而獲晚景之粗安無教子
之方而叨世科之相袞祠館竊罔功之祿郎闈陞
正之員請循僥幸之原恐自穹隆之覆肆當

以爲辭至
有假此

善則補養德味太上至道之言不忘朝夕踐者
便之戒以訓子孫臣無任

仙遊山謝雨詞

輕生嗜閭莫如南浦之民足食安居尤切西成之
嗟亢旱歷時之甚久幸其霖入夏之甫均方力穡之
惟勤俄兼旬之不雨疇雖種恐立致於焦枯高壤
未耕幾盡成於蕪廢惟鄉俗人情之易動殆山川風
氣之使然斗粟之價稍騰奪攘且起百畝之收或失
愁嘆奚堪方共啓於微忱欲抑祈於大造深仁易感

美澤遍敷所陌相望化龜坼而為膏潤室家齊慶易
狼顧而為歡忻爰即仙山肅陳法醴以謝曲成之賜
以漸終惠之恩二氣均調迄底豐登之樂四民咸裕
漸還醇厚之風

仙游山建醮青詞

湘而分閩深愧非材瞻霄極以陳情冀蒙宏覆

本極凡庸敢圖杯治之恩疊冒科

奉詔條論功曾慶於鋪錄積累

爰奄及慈闈念答畏威惟日厚

又關於恩光詎意公朝未忘低

以對付以名藩茲治日以戒行敢籲天而控
親川望云邀况當栗冽之期獲載何私願并安全之
幸仰早祗於職守當虔奉於宮闕上焉赫赫之皇穹
照臨孔邇下則巍巍之靈嶽嶽嶽可瞻誓堅對越之
誠益勵首公之節廣蠲民瘼少答國恩更斬佑善之
仁終成及物之志

潭州上元建醮青詞

三元紀節茲臨錫福之辰十國為連適際牧民之始
敢殫誠而有禱冀蒙覆以均安伏念臣猥被宸綸叨
分楚服披圖案謀昔雖號於雷鏡問俗觀風今實多

於愁嘆以非材而臨位將何道以撫摩方弛檐之云
初已炷藪而自誓凡躬行之當勉如對神明苟民瘼
之未紓若拯焚溺期少伸於志願以無負於選掄若
雨陽寒燠之以特與水旱札瘥之不作惟化工之是
賴匪人力之可能是用嚴三齋七戒以陳儀爲一道
九州而控請仰觀好生之大德俯矜難保之小民富
有倉箱俾遂西成之樂聲無桴鼓庶寬南顧之憂

湘春堂建醮青詞

藩維寄重懼勝任之惟艱履載恩深願控誠而有禮
... 臣甫維之忠... 被恩榮既莫... 於... 遂冒當

... 對... 之廣有百萬戶...
... 每難... 營中列峙可後拊循... 九... 之
戚休皆是一身之舉膺攷心思治殆寢食之靡違節
用愛人敢圭銖之自奉雖爲仁由已而成功則天仰
祈生育之恩俯賜安全之幸使身無舊疾而家用平
康庶無私慮之牽一惟民隱之卹誓竭公勤之素志
迄成惠利於此方上焉赫赫之皇穹鑒臨孔邇下則
巍巍之靈嶽顧盼可瞻苟畔斯言敢辭于罰

祈雨建醮青詞

職玷撫摩難勝二千石之寄民憂旱暵莫如七八月

之間敢瀝丹衷冒十洪覆瞻此湖湘之凋瘵異乎江
湖之富饒本乏蓋藏况加科配故雖豐稔猶或嗟咨
或惟一穀之弗登立見群生之告病幸自春而徂夏
蒙賜雨之以時早稻既收晚苗亦茂正需嘉澤庶迄
全功粵縣連日以來忽苦常暘之沴艱祈雖切感格
未能雲未合而倏離雨方沾而隨止夙宵自省震懼
靡違即吉日以陳儀輿高是而致請願垂矜憫亟解
隸枯當白露之特臨俾甘霖之適應實賴實粟遂為
上熟之年成始成終敢忘大造之力

謝雨建醮青詞

一念在民惟豐穰之是願歷旬不雨則怵惕以靡寧
一日入秋以來幾有常暘之虞遐想溝塍之涸竭不
勝肺腑之惓焚輒籲告於九旻每凌兢而百拜祗荷
穹窿之覆屢垂沾溉之恩觸石興雲變陰威於炎赫
隨風入夜回膏潤於隸祐仰戴天慈敢稽醮謝然旱
暵之期頗久而涵濡之澤未深嘉穀方華正須護養
驕陽孔熾豈易堪任冀上帝之好生憫下民之無告
載霑載足迄成上熟之年既度既安侵還近古之俗
生辰建醮青詞

歲月推移復值始生之日風宵震懼難酬罔極之恩

輒露微忱冒塵竊聽伏念臣蠢愚寡識樸鈍非材不自意於遭逢迺積叨於榮顯惟履載生成實乾坤之造而鞠育教誨繫父母之仁惕若省循箴焉稱塞蓋克肖其德然後為弗失其性而不辱其身然後能無忝其親臣之於期固常有意年已幾於知命學猶愧於反躬屬當初度之臨采切愚衷之感劬勞莫報方懷俯仰之慙宴樂是娛敢惟世俗之徇爰假道家之典肆陳法醮之儀備罄精誠冀蒙福祐脩身進德履高名教之余人思主庇民粗究平生之素志目餘

慶觀建醮青詞

伏以十國為連濫膺南服之寄三時不宰迄茲之之功繫庶俗之小康皆至仁之廣被伏念臣蠢愚寡識樸鈍非材叨九重選擢之榮付一道撫綏之責在民兼總既負荷之維艱蠶獠雜居尤服馴之匪易所期一稔以弭百憂曰雨曰暘荷天慈之昭答有黍有稷俾歲事之獲全豈微臣感格之能繇大造幹旋之妙即下元之令節按太上之冲科以謝殊恩以祈來貺降福祥於有永銷菑沴於未形三登曰太平常底豐穰之慶百樂生治國再還淳古之風臣無任

甲申上元醮青詞

三元紀節茲臨錫福之辰千里分符責任宅生之壽
敢為民而控請冀蒙覆以均安伏念臣猥奉邦條倏
周歲備顧慙菲德每深曠敗之虞獨荷至仁倍費生
成之造兩方祈而輒霑年幾歉而告登瑞靈滂降於
嘉平慶景有華於元日仰戴穹窿之施益深祗懼之
誠爰即公庭載陳法醮冀精忱之昭格獲景貺之邀
臻調二氣以孔時寢五兵而弗試祝融回祿無煙燄
鬱收之災湘江洞庭無風濤覆溺之害閭里清淨溪
响晏寧末路辭全豈獨守藩之幸遐方枕奠式寬當

予之憂臣無任

建醮青詞

甲申四月十一日時有白氣出於
鳴吻恐為兵災之象故致禱焉

職叨作牧慚非守土之材志切為民憂控籲天之愷
伏念臣猥蒙推擇繆任撫摩幼學壯行但欲寸功之
及物夙興夜寐未嘗一念之謀身每務廣於上恩期
亟還於舊觀而臣材能淺薄智識乖疎雖懷憫俗之
至情愧乏召和之善政里閭憔悴城邑蕭條歲非不
熟而穀價反騰歛非不輕而民財轉乏凜然終日抱
此百憂况陰陽或舛於運行而災沴間形於兆朕直

切曉 皆繇不德其政自文惟仰懇於上穹冀垂憐以
下土誕錫和平之福潛銷變故之虞雨暘寒燠之
時迄臻大稔畢疾戡兵之不作成遂小康第令民
之獲全何異臣身之蒙施臣無任

祈雨建醮青詞

為政而宜於人魏之召和之術不雨而至斯極敢忘
省咎之誠瀝血書詞鞠恭請命伏念臣猥慚迂陋繆
任藩宣明不足以察物情惠不足以蘇民瘼歎愁怨
恨豈無隱伏而未知寒燠雨暘致使運行之或

旱暵此災深已備舉於祈

臣之旱暵何事况難安者田里之生而易國者湖
湘之俗縱令豐稔猶費撫綏脫或饑荒將奚拯拯
然億萬姓之命繫此一二日之間不勝疾首而痛心
殆甚履冰而蹈火仰祈大造俯鑒危衷霽甘霖於
亢之餘活嘉穀於垂成之際庶幾赤子獲逃溝壑之
蓄願以微軀獨被雷霆之譴

青詞 甲申六月二十一日天慶觀

旱方千里繇繆政之傷和哀籲九天為黎元而請
載念湖湘之凋瘵夏殊江浙之富饒頃年皆稔則
俗粗安一日告饑則事變雜出在昔固嘗深病於今

尤可隱憂蓋當糴貴之餘正切食新之望億矣百鈞
之重負日冀息有惴然一葉之漏舟共期脫險儻或
乖於所擬復何恃以自存每殫朝夕之思不知涕泗
之集敢載陳於法醮用備列於危乘仰祈穹昊之仁
至拯生靈之厄救群龍而並起霈一雨以滂流遂作
甘霖盡活嘉穀若微臣之有辜豈顯罰之敢辭鑄爵
秩而削年齡悉惟大造之命全妻孥而安隴畝願保
細民之生臣無任

太一懺青詞

恭以亢旱為災嗟赫赫炎官之虐至仁可懇仰煌煌

紫極之尊嚴三齋七戒以投誠為百姓群黎而請命
伏念臣受材至陋竊寵過優雖存濟物之心愧乏召
和之政當祝融之用事俄妖魃之肆行不勝朝夕之
憂深念公私之計平準之儲甚乏况已空賑糶之餘
大家之積幾何復告竭勸分之後欲脫窮民於久困
惟斷新穀之倍登殆猶痼疾之思痊更甚縲囚之後
赦左餐右粥望或失於垂成寒耕熱耘功遂為於徒
費既絕可生之路是擠必死之塗雖下吏之愆尤有
以召此豈上天之仁愛忍使致斯肅寶醮以陳儀瞻
璿霄而瀝懇或生靈有過幸務宥其愚冥或分野當

災句密回於造化倏起寸雲之蔭霈為三日之霖盡
活枯苗迄成豐歲度幾鴻鴈之衆各保安居願以螻
蟻之身獨當顯罰臣無任

南嶽正殿建醮青詞

清朝假寵濫司十國之連繆政干和致貽千里之旱
敢抒丹懇仰冒蒼昊是瞻是湘如實維楚服厥壤少腴
而多瘠其民易動而難安年雖婁登尚虞佩犢之警
歲或小歉立有狼顧之憂粵繇季夏以來忽若常暘
之沴近則長沙資陽之境遠則零陵瀟水之間綿數
郡之相望越累旬而不雨夙宵自省寢食靡遑此雖

潤澤之數霑尚慮邇遐之未徧載瞻喬嶽密接層雲
既雲氣之所藏且神靈之攸宅爰即祠庭之邃就陳
醮席之嚴冀赫監之下臨獲精誠之上達祝融天柱
變陰霽於頃臯屏翳豐隆奉神威而奔走俾列城之
均浹庶一稔之可期昨俗相安無匹夫之弗獲牧臣
有臯豈顯罰之敢辭臣無任

太一醮謝雨青詞

六月廿七日醮七月初二日夜占蒙許秋前
賜雨初八初九皆大雨中元謝且祈十八十
九雨廿
四日雨

寶揣將成俄苦倏焚之虐璇穹非遠輒殫哀籲之誠

既霈澤之維時敢消辰而控謝伏念臣自罹亢旱每
極隱憂齋居幾及於五旬露奏豈惟於三竇蓋荆楚
荒涼之有素而里閭貧悴之孔多職在長人當任牛
羊之芻牧志期阜俗忍令鴻鴈之流離故切切於禱
析殆皇皇如饑渴洪慈垂憫密回造化之機膏潤應
期大慰雲霓之望粟直爲之漫減物情賴以少紓適
中元令節之來臨舉太一冲科而載演豈曰仰疇於
大造所期游瀝於微衷惟眈度之來陳與官僚之婦
報雨或多而或寡未遂均霑苗有秀而有枯尚虞難
保更冀甘霖之相續度幾晚稼之獲全以終上帝好

生之仁以拯下民垂絕之命敢伸虔請願賜恩憐於
立秋處暑之間亟臻渥洽俾衡嶽湘江之境共樂豐
登

南嶽青詞

旱太甚以如焚備罄禱祈之悃天不言而善應迄垂
沾旬之仁仰戴隆恩敢忘祇謝伏念臣猥隸推擇繆
任撫綏旣分閭外之顧憂常軫民間之休戚顧慙舛
政上千二氣之和馴致常暘幾遍三湘之境極風宵
而省咎如疾疫之在躬誕即靈宮肅陳醮席爲列城
而請命賴洪覆之垂休自入孟秋以來屢沾時雨之

潤苗將枯而復茂粟方貴而澆平雖遐邇不同或有
全虧之地然盈虛相補尚饒下熟之年既荷殊恩敢
析終惠益頌屬悵焚之際嘗嘿思賑卹之宜欲殫一
已之勞期建百年之利必也豐穰之不失庶乎規畫
之可行冀皇天后土之有臨亟成微志俾赤子黎元
之得所盡出洪鈞臣無任

天慶青詞

旱太甚以如焚備整祈禱之懇天雖高而聽下迄歲
沾旬之恩仰戴隆慈敢志祗謝伏念長沙之境越歷
季夏以來蓋愆亢者久之亦集焚之極矣臣忝任

靈之寄不勝朝夕之憂憂控懇於穹昊遂獲臻於
潤始焉不雨所以示儆戒之威終則有秋又以昭仁
愛之意仰化工之至妙訴民命之獲全顧已幸於蒙
休尚有靳於終惠蓋頃屬歆祥之際嘗嘿思惠養之
宜在其闔閭則欲倣張詠賑民之法若時郊野則欲
遵朱熹置原之規不辭一已之勞期建百年之利必
也豐穰之不失庶乎規畫之可行冀皇天后土之有
臨亟成微志俾赤子黎元之得所盡出洪鈞

生日建醮青詞 甲申

年幾五袞嗟老景之易侵身在三湘倏誕辰之載值

當常情宴樂之日實微生悲痛之時敢瀝丹誠仰干
穹鑿伏猥繇庸情積有澆逾每垂夜以兢兢殆淵水
之凜凜念天地賦臣以此性必盡性然後無慙而父
母生臣之此身在身豈容有愧顧年齡之浸迫迺
德業之未克既冀報於劬勞詎能安於戴履屬當初
度尤惕息表表仰叨於高曼冀俯矜於末路俾自今
而彼徃凡有志以必成居無疾恙之侵動寡悔尤之
累操修合道粗無悽於前賢功利及人不虛生於斯
世

黃籙正醮青詞

山西三月自長沙
歸西山未赴召命

消辰蕙事有嚴金籙之科竭地技誠冀徹璇霄之聽
伏念臣曩罹艱棘復值災迭嘗於壬午之春誕即西
山之麓肅陳法醮哀籲高靈用追福於慈親且祈安
於私室仰蒙道蔭密佑孤踪兩載于藩旣兵民之胥
悅一門被澤復子姪之均霑除書荐下於昕庭懇冊
增光於幽室竊省僥踰之幸悉繇覆載之恩屬暫還
蓬華之居用敬修蘋藻之薦澄肺肝而有禱冀穹昊
之垂仁因步方艱願亟臻於綏靖聖圖有永期益底
於延洪忠賢進而公道顯行德政脩而人心順聽邊
疆寧謐海寓清夷但令斯世之舉安時乃微臣之至

願干名慕利敢爲私已之謀尊德在民斷遂平生之志尚惟妙造賜以曲成臣當勉竭丹衷力行素學夙宵一念常如上帝之臨夷登百爲悉賴神明之助

●西山設醮青詞

乙酉自禮部奉祠

入參侍從某禪訪落之謀歸返田廬甫遂退休之志敢摠誠懇僭竊粵是伏念臣器識凡庸行能淺薄屬龍飛之有作叨駟召之最先累疏辭榮旣難回於成命一忱思報其敢徇於私謀肆當奏對之初首陳狂警之論主上嘉其忠謹許即施行臺臣指其辜愆凶加鐫斥迄從寬典仍假寵章凡微蹤獲保於安全皆

洪覆曲垂於庇佑方息有於弛擔正思過以杜門惟冀慈仁密回大造俾臣身無灾疾家用平康早窺至道之精微盡滌平生之疵吝危機弗作姑容安跡於山林拙守難移終願酬知於君父

西山再醮青詞

乙酉

星躔密運固定數之莫移天道至仁惟微誠之可節輒控凌兢之悃仰祈覆育之恩伏念臣賦性顛蒙素心輒拙平生行已但求無愧於幽明一意愛君其敢留情於寵利緣憂思之大過致言論之失中上雖亮其無他衆爭指其有辜皆繇迷繆自取顛隳旣被謹

以來歸每省愆而思改迺曆家之推步謂乾象之加
臨尚據挺災未能集福凜然終日方恐懼以自修考
之古人尚祈禳之不察矧惟薄德敢後投誠仰祈大
造之照臨俯鑒微衷之怵惕赦其往咎許以後圖潛
銷坎險之虞誕錫泰亨之吉孤忠直節早見察於朝
廷弱質衰蹤獲自安於林藪

身山入宅青詞

丙戌九月

蝸廬甫就箕臻居處之安鴻覆無邊輒控生成之禱
伏念臣越自近歲廬于先塋比緣齒髮之日侵每懼
陰嵐之易染平時漫仕未嘗爲豐培曩稟之私一旦

投開安得有營創室廬之力始徹移於舊宇用補葺
於新巢輪焉奐焉敢効晉大夫之後有美矣庶幾
衛公子之規雖無百堵之雄幸挹兩山之勝殿維吉
壤昇自高穹旣諏日之惟良遂携家而托處潔誠一
念祇謝三靈願番壽載之仁誕錫和平之福杜門省
咎早見察於清朝講學脩身獲預聞於至道教子粗
傳於忠孝生孫適逢於休祥誓畢此生勤行衆善庶
無負聖賢之訓以此酌天地之恩

母夫人祈壽青詞

高堂華髮將臨誕育之辰寶笈冲科預控壽昌之禱

凌兢望賜俯伏陳詞伏念臣母大恭人吳氏某蚤歷
艱勤晚膺榮養七十春而復四實惟喜懼之年九五
福之備全正賴生成之造敬消元日祇扣高真冀延
耆艾之齡永享清溫之奉昭昭在上願不靳於垂慈
老老及人詎敢忘於錫類

保安設醮青詞

君官無補懼獲譴於幽明赦過有祈敢投誠於宇宙
伏念臣猥慚愚劣積冒清華雖戒謹自將粗守不欺
之節然操持或戾豈無可錄之愆竊自省循每深震
惕惟上聖以好生為德而中元乃宥罪之辰肅歲

筵敢陳忱禱冀蒙覆護俾道慶膺上奉親慈願延
壽下將孳指均遂燕寧但無非意之災即是殊常之
福自餘僭悃不敢妄陳

春祈設醮青詞

春者四時之首實肇化工食為八政之先最關民命
即殊庭而歲事控忱懇以致祈三登曰太平願格豐
穰之應百樂生治國漸還熙洽之風

中元節祈安設醮青詞

伏以謗材無取誤分千里之符善最未聞幸畢二年
之戍獲全孤跡端藉鴻私伏念臣本乏吏能繆膺郡

寄雖清白一節粗無愧於幽明然勤勞百為終自慙
於疎拙仰賴穹隆之施曲垂覆露之仁兩賜若時歲
以屢稔盜賊屏跡人亦僅安訖遂終更實踰素望是
用肅陳淨醮祇謝高真念受代之非違將戒行之有
日心期華髮適當喜懼之年遠役修涂願錫康寧之
祉下至闔門之壯釋均祈洪造之生成但無非意之
虞即是殊常之福自餘情悃不敢妄陳

青絲醮青詞

琢首雖邀惟精誠可以感通金錄載陳於科教至為
慎重敢下威謹僭露忱詞伏念臣本以蠢愚奮由孤

洪造甄陶之厚叨皇家爵秩之榮學雖篤而至
未聞德弗克而虛名之徒竊稔成過咎罔自覺
知連年骨肉之挺災凋零已甚一日庭闈之弃養痛
悼天堪方朝夕自省於愆尤復父子俱嬰於疾疢凜
淵冰而知警懼覆載之莫容敬發丹衷跪陳寶醮果
蒙矜宥亟底痊平置繇再造之恩畀以安全之幸屬
正月始和之際實天官賜福之辰祇演冲科用迎景
貺惟先妣劬勞之未報冀道力以超昇惟全家長釋
之相依丐天慈之曲被更推餘澤併逮含靈俾溥天
率土之間咸安生聚暨泉曲幽扃之下盡釋沉淪茲

上聖好生之本心亦微臣及物之素願控誠以請從
欲是求

太乙醮青詞

遠南陔孝養之樂悵莫報於母恩瞻東極瑞相之尊
願虔依於道力輒瀝哀摧之悃冀蒙矜憫之仁伏念
臣亡妣某性稟惠慈行全懿淑事姑盡孝早彰割股
之高風教子成名無愧剪髮之盛節一念惟勤於嚮
善千金不吝於濟人謂宜膺五福之具全迺僅止七
旬之有四攀號靡及荼毒奚堪長夜杳冥恍不知其
如往慈顏恍佛空儼若於生存欲濟拔於營魂用

依於聖造伏望青華注錄黑簿銷名或仍生福德之
門或徑列仙真之籍茲為忱禱九賴洪恩更祈寶林
蓮座之光普及泉曲鄞都之識念愚氓之蒙昧或墮
沉淪變火翳為清源悉歸超度此上聖好生之大德
亦微臣控懇之至情瀝懇有祈鞠躬而俟

母夫人愍忌設醮青詞

昊天罔極莫報劬勞之恩春露既濡豈勝怵惕之念
惟歲元之不日實母氏之誕辰綵服稱觴記每歲歡
娛之舊縷裳捧奠愴于今變故之新譙華誕之重逢
慈慈頽之如在茫茫長夜念遄返之無期浩浩蒼穹

幸歸投之有路肆陳淨醮追拔營魂冀蒙被於天慈
蚤超躋於仙籍載念送終之重無踰治堊之先異夢
有開既類牛眠之兆遠期是卜將營馬鬣之封更祈
列直覆幃之仁誕受二氣冲和之正庶幾體魄獲安
回於九原抑俾子孫蒙休祥於百世

黃籙十王表

母恩莫報徒切蒙我之悲聖力無邊輒陳蘋藻之薦
載披悃幅虔叩馭聰伏念臣亡妣吳氏性稟惠慈行
全懿淑事姑盡孝早彰割股之高風教子成名無愧
力髮之盛節一念惟勤於奉道千金不吝於濟人謂

五福之具全迺僅止七旬之有四攀號靡及奈
奚堪長夜杳冥恍不知其如往慈顏彷彿空儼若
於生存欲濟拔於營魂用歸依於真宰恭惟十王真
君殿下職司地府德合天心願蠲已往之愆甄錄平
生之善或列仙真之籍或生福德之門仍冀慈仁徧
加凡庶念憇冥之冒犯致墮沉淪變幽暗爲光明悉
歸超度此列聖好生之本意亦微臣控懇之至情瀝
懇有祈鞠躬以聽

十王表

伏以十真列位雖嚴地府之司一德主生實體天心

之運敢殫忱悃冒竇威神竊以民本秉彜疇非好善
情因逐物乃至失真皆緣一念之差致墮九幽之苦
業報雖由於自作愚實出於無知共惟十王真君
殿下聖德高深神功浩博願垂慈憫俯徇懇祈推上
穹覆育之仁按下土沉淪之衆瓊章寶籙俾乘超度
之緣火駭劫林化作青源之境

仙遊山第一會黃籙醮青詞

天心溥博至仁常軫於黎元道教修崇勝會無逾於
黃籙肅殊庭而不蔽壑忱悃以有陳竊以下土茫茫
爰無邊際衆生擾擾多積愆元或三災八難之孽

或六道九幽之輪轉孽雖自作情有可矜儻非初
者之恩何以度存亡之厄是用即真仙之勝境演太
上之冲科連晝夜以陳儀合幽明而控禱今兩淮荆
蜀之壤兵革方興五嶺劔汀之間疫癘大作凡賦形
之有衆多隕命於無辜深虞變故之未銷以致流行
之浸廣仰蘄仁聖俯念生靈敷太極二五之蘇潛祛
沴氣轉陽九百六之運遄格不平生者有耕鑿飲食
之安死者無沉滯煩寃之苦匪但此方之蒙福併令
率土之皆春咸賴至真密回妙造兢兢一念不勝對
越之誠赫赫九旻願降高明之監

太乙救苦天尊青詞

伏以按冲科於黃籙方藏殊因瞻瑞相於青華敬陳
忱悃維下民之賦質皆上帝之降衷繇因物以有遷
致積愆而罔悟一念顛迷之莫返墮八九幽百年歡
樂之幾何受報千劫孽雖由於自作情本出於無知
仰太乙之至仁實群元之司命願垂慈憫俯徇懇祈
現寶林蓮座之光旁通幽隱化火醫劔山之苦同作
清源

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九

青詞

上元設醮青詞

千里分符游任宅生之寄三元肇序適當錫福之辰
端一意以致祈為群黎而請命瞻清源之吉壤本南
土之富州爰自邇年頓非舊觀七邑而二為煨燼十
室而九乏蓋藏番舶罕來市廛之失業者衆舡粟弗
繼軍民之仰耀者艱矧更早曠之餘彌覺歎愁之甚
臣起從祠館復玷州麾雖懷及物之深誠未得裕民
之要術屬臨令節虔籲高穹耒耜方興願霈及時之

澤隆舜將實翼全率育之功融風息而閭井莫居駭
浪平而舳舻交集俾斯人浸有於生意則微臣均荷
於至仁銷疹致和端有斲於造化奉公履正當無愧
於神明

丁亥生日設醮青詞

微生多幸敢忘美地之恩大造難酬惟極晨昏之感
肆陳愚悃冒瀆明威况觀六合之間以及萬殊之衆
人貴乎物而臣獲為人士首乎民而臣叨為士力學
者豈能必第臣則存玷於科名從官者鮮或遇知臣
則誤塵於禁近若臨政之悔尤謹寡與立朝之本末

科明罪當重以反輕身幾危而復免凡茲僥倖悉荷
前成竊自忖循若為克稱爰即始生之旦僭殫祗謝
之忱方仰戴於至仁敢妄希於多福但析履露俾脫
災危得於閑靜之中究乃聖賢之蘊子方嚮學冀性
識之日明婦未生孫期中和之早昇其他志願久矣
監臨惟益堅平日之心以敬聽高穹之命

戊子生日設醮青詞

蕭然華髮已開六袞之期保此頽齡正賴九霄之覆
敢據丹悃祇叩鳴鈞伏念臣猥以妄庸居然僥倖蚤
結兩科之選已愧非材晚陪六職之聯更虞過分故

任職必期盡力而立朝不敢阿容謬戾既多悔尤難
免幸逃深譴獲遂苟安顧頂踵之蒙恩豈消埃之能
報將臨誕日豫戴醮儀粵露秉忱懇祈造化星躔未
順冀厄運之潛銷年事浸衰願微軀之長健教子粗
明於忠孝生孫早協於休祥仰覬慈仁密垂廕佑樂
天安土當恪守於舊聞尊主庇民或少酬於晚節

生日醮青詞

父之愛子惟疾疢之是憂天之愍民苟顛號而必救
既拜更生之賜敢忘造化之恩伏念臣好善雖勤省
思有愧賤齒已逾於四十弱息僅止於一人實為命

以相依且膺門之是賴頃緣述否幾因沈綿不勝紙
牘之情尤切傷弓之懼呼鑿餌藥慮人力之難施請
命祈哀知天慈之可訴燔寶薰於清夜瞻璇極於層
霄百拜投誠一心控懇果蒙矜宥旋遂痊安茲臨初
度之期仰戴至仁之造肅陳淨醮祇控謝忱臣男某
伏望穹昊垂光聖直敷佑堅其脆弱之質俾克末年
開乃滯蒙之資俾知向學不敢妄希於福祿惟蘄粗
保於戶門其在微臣曷為至足誓當父子相勉惟好
之力行天日實臨敢斯言之自畔

仙遊安奉北斗青詞

緬瞻園衆唯璇璣之獨尊爰肖睟容即琳宮而嚴事
于以作千古山川之鎮豈特嚴一方香火之脩消良
日以奉安按冲科而身繹願令合境悉為富壽之民
敢曰私門獨覲生成之造

求孫設醮青詞

暮景將臨日獲生孫之慶高穹可顯敢干育物之仁
稽首投誠鞠躬請命伏念臣譚庸無取忝幸獨多所
當勉務於操修其敢復懷於僥覲惟念續承之重每
深靳望之私幸化工垂溥博之恩俾子舍有 萌之
漸根爰旣兆正頌雨露之功垣治將成允賴鈞陶之

妙爰卜春元之令序仍消天喜之佳辰肅寶醮以致
祈冀璇霄之嘿佑蠲其災害收十月之全功貸以冲
和備五行之正氣庶傳家之有託實被德之無窮願
寬僭瀆之誅俯賜生成之造

巳丑設醮青詞

天威孔迩居懷祗畏之誠歲序更端冀輯和平之福
敢攄舟楫仰瀆皇穹伏念臣以一介顯蒙之資荷兩
間覆載之德昔者叨榮而竊寵敢忘鈞播之至仁今
焉負罪以投閑亦佩玉成之深意每洗心而思咎期
進德以脩身所慮隱微之間不無差忒或犯幽冥之

真西山文集卷之四十九
四
謹弗自覺知屬履新元載消良日敬露禳除之禱願
垂貸宥之恩自微臣犬馬之身逮闔門螻蟻之聚各
蠲災沴咸迪吉祥俾當杜門退處之時而有玩志討
論之益庶幾於道或竊覩於萬分誓畢此生常堅持
於一念

祈雨青詞

大田將稔忽罹旱暵之災上帝至仁忍弃生靈之命
爰共殫於忱悃冀仰徹於穹昊睠茲浦城僻在閩嶠
山谷多而膏腴之壤狹陂渠少而灌溉之備踈里居
鮮甚裕之家蓋藏有幾鄰粟無可通之踞轉販尤艱

故於歲事之成虧尤切民生之利病粵從季夏久苦
常暘雖攘禳之具修顧感通之殊邈雲方凝而復散
雨欲作而驟休儻霽需之澤少稽將飢饉之虞立至
軫念戚休之同體殆如焚灼之切身爰即道宮敬陳
法醮願下雷霆之詔申勅山川之神三日為霖亟救
倒垂之厄百穀皆熟遂為大有之年

仙遊謝雨青詞

歲功在望俄示罰於常暘天道好生旋垂恩而霈澤
憂虞頓解訢戴何窮竊念此邦粵繇季夏時屬當於
三伏雨弗至者累旬既衆心所共隱憂豈微臣獨能

安視愚饒由已本素志之所存憂國願豐敢閒居而
遂替念既徧求於群祀尤當控請於上穹爰即真宮
敬殫愚悃荷至神之降格俾甘露之屢霑最尔寸衷
安有動天之實大哉元造實垂拯物之仁今蚤稼旣
幸復全而晚苗亦方漫茂敢因祇謝併露忱祈白露
將臨願時賜滂沱之雨黃雲彌望庶迄成豐稔之秋

祈晴設醮青詞

陰霖過度方重隱憂洪覆至仁遙開霽景生成莫大
祈幸無窮維粵故區寔閩壯邑然瘠土多而膏腴之
壤狹愿民少而爭鬪之俗蕃頻年屢登僅爾帖泰一

穀不熟遽已咨嗟况鄰邦紛擾之秋正群情惶惑之
際共期一稔以弭多虞乃自首冬以來忽罹淫雨之
害歲功儻失將立至於凶荒氓俗易搖懼或從而騷
動方蠲穀旦虔籲高旻俄陰翳之屏除觀陽明之呈
豁敬陳醮禮祇控謝忱仰于上帝之好生俯眷下民
之多辟兩賜寒燠俾無失序之愆辜疾哉兵潛泯未
形之患獲保生靈之命悉由造化之恩

生日設醮青詞

我生之辰安在幸適際於嘉時帝降之衷有常懼難
全於正性敬修法醮虔霽微忱伏念臣最爾顯蒙居

然僥倖歲行在戌與震位以協和命宿於辰有陽明
之臨照凡半生之忝竊皆大造之埏鎔材乏寸長積
玷朝廷之寵咎盈百請乃保山林之安顧在臣已極
叨逾豈外此敢萌希覲惟斷道蔭俯逮愚蹤無疾痛
以殃厥躬無失害以捷其志優繇問學俾深究於精
微持養身心獲漸臻於純一期無悖聖賢之訓戒庶
不孤天地之生成是為罔極之恩敢控由衷之禱

庚寅保安醮書詞

微生多幸夙蒙化育之恩新序載端冀錫康寧之福
敢殫忱悃僭瀆威神伏念臣本出早寒早居華顯雖

年退處曾罪戾之禾銷然舉室粗安荷生成之特
厚居每懷於思省敢妄意於僥踰屬此新年旣以寅
而易丑加之六運將自卯而遷辰顧災祥未易測知
在愚拙惟深戒懼爰肅陳於淨醮用祗籲於皇穹願
垂矜憐拯濟之仁俾免艱險屯危之厄儻一宗百口
之衆俱保聚廬之安允勺水粒米之甘無非造物之
賜當勉修於寸善期仰答於三靈

立春日仙遊安奉玉皇青詞

璇霄有赫夙蒙徧覆之仁寶殿肇新爰舉慶成之禮
併陳忱悃仰冒穹威維時神景之祠翔于嘉定之歲

雖琳宇之規模粗備亶號名區而玉虛之館御未嚴
殊為闕典叶衆誠而共建即元朔以奉安一境山川
既從茲而增重萬年鄉火將燕及於無窮言念去冬
以來適有鄰封之警雖道里頗相悠邈而里閭未免
震驚日湏蕩定之期共享和平之福惟好生者上帝
之大德而喜安者下民之至情願軫鴻慈密回妙造
俾遠近氛埃之頓息而生靈壽命之獲全雞犬之聲
相聞漫底阜康之俗蟲魚之性各遂悉陶化育之恩

生日設醮青詞

年齡向晚適臨誕育之辰氣運迭移正值舊新之會

實深祗懼輒露忱祈伏念臣猥以妄庸居然僥幸學
問未優而竊科名之寵材能何取而汙侍從之班積
有愆尤畧無稱塞雖投閑之滋久顧揣分之誠宜方
屏迹以杜門庶飾躬而補過茲控額天之請敢萌微
福之私獨虞星曜之照臨未臻協吉重慮陰陽之衝
激或至召災爰祗叩於洪鈞冀嘿回於厄運家和身
健併骨肉以俱安盜息兵銷與鄉閭而共慶此惟至
願仰旬曲成大造無疆夫豈微生之能報餘年有幾
尚期衆善之力行

辛卯生日設醮青詞

道與貌天與形風賴甄陶之化乾稱父坤稱母敢志
覆載之恩爰屬誕辰敬據忱悃伏念臣藐然九陋奮
自孤寒德薄而竊虛名材微而叨顯秩靖言僥倖每
切兢慚茲慶加於高靈敢妄希於多福世途方梗願
早開事謚之期年事浸衰冀粗獲康疆之吉教子知
承家之學生孫無乏祀之憂仰恭極以校誠新鴻慈
而從欲至仁涵貸曲全蟻蟻之生晚節保持益勉驚
駭之力

粵山入宅設醮青詞

德主靜懼干犯以懼殃天道好生敢虔共而請命

仰斷大造俯賜曲成伏念臣曩以舊廬徙于茲土雖
蔽風雨而避寒暑粗適厥居然奉齊祭以接神明
則無其所不思量力之義輒為庀役之謀半載于茲
衆工交舉闢地雖寡在方隅寧免有妨閱月既多於
時日豈能俱利慮觸幽冥之禁莫逃譴罰之威載念
孤蹤奮由寒峻陋哉環堵之室固已有餘魏然數仞
之堂豈其當作悖孔氏求安之訓遠孟軻弗為之言
嘿自省循寔深愧怍敬消良日祇按真科踏地有陳
冀至仁之垂宥聚廬並處俾永世之無虞嗣續之生
日蕃忠孝之傳弗墜屋廬幸有敢同韓愈之誇車馬

可容誓勉于公之德

壬辰上元設醮青詞

三元紀節莫如春孟之先五福錫民願被天官之施
輒伸丹悃僭瀆睿穹惟粵山栢水之間自己丑庚寅
之後始焉鄰警殃恐及於池魚繼以歲凶危殆同於
蓐無仰蒙妙造俯庇含生既大田嘉穀之告登復近
境妖氛之頌熄豈伊人力悉出天恩爰即琳宮肅陳
寶醮祇謝曲成之德更祈徧覆之仁二炁均調潛銷
旱溢之變五兵寢息各安耕鑿之常蚤旌時以倍收
虎豹為之遠屏家給人足俾獲觀於升平天施地生

其敢忘於化育

上元設斗醮禳虎青詞

生靈何辜重罹猛獸之害吳穹是憇願垂洪覆之仁
竊念此邦比更多故歲事饒荒之後雖一稔而未蘇
鄰氛震擾之餘幸群情之少定豈謂負嵎之暴至有
啗人之凶老幼嗷呼嗟籲天而莫救骨骸零落痛委
地之可哀田野為之膽寒樵蘇幾於路絕懼傷殘未
已豈禳禱之可稽仰祈造化之恩亟拯黎元之命神
功嘿運遂除南山白額之妖害氣自銷不待東海赤
刀之祝

中元仙遊建醮青詞

孟商令序適當宥罪之期神景殊庭寔維集福之地
敢憑淨醮祇達衆誠伏念臣某猥以塵凡居然晚陋
霞裾星弁既獲玷於道流琳館瓊臺復嗣居於法席
惟謹焚脩之職少酬覆載之仁屬中元三五夜之臨
環諸里數百人之衆並齋心而潔慮冀赦過以除愆
或以士農工商斡安生業或為祖先親屬追拔冥途
厥志甚匿所求尤切既難拒卻謹為奉行伏望穹昊
垂憐神明敷佑俾生者獲五福康寧之祉而歿者無
也幽沉滯之悲凡有所祈各如其願早乾極矣尤為

切近之災雨澤沛然幸錫豐登之慶庶安樂土之歡
實戴高真之恩

謝雨青詞

旱為災而屢禱既沐恩憐澤甫洽而復愆益深危懼
敢因祇謝併控忱祈臣等昨屬炕陽數千洪造旋被
沾濡之施少寬炎赫之憂早稼雖傷幸僅存之猶有
晚苗甚茂尚小稔之可期方共戴於殊恩欲恪修於
報禮夫何不雨忽又兼旬老稚皇皇日俟頴金之秀
晨昏切切停聞炊玉之香儻所望之復乖將其生之
莫保流離俶擾何者無之危急存亡孰甚於此臣等

比扣蒼旻之聽豫陳黃籙之盟敢於福祿以有求但
欲鄉閭之無禍願矜誠悃亟弭亂萌惟一雨之霑然
則群情之安矣若風雹霜蟲之害冀悉賜於蠲除諒
天地父母之仁必不厭其煩瀆

生日設醮青詞

歲月之運易流又臨初度天地之恩難報恐負宿心
輒殫報報之誠仰干赫赫之監伏念奮由孤冷本極
九庸敢圖大造之矜憐俾以一生之僥幸材非可用
迺竊寵之特優罪有當誅復蒙恩而苟免祠館甫還
於故秩州符遽析於舊封嘿自省循若為答塞念昔

立朝洽鄰之日每以尊主庇民為心豈以末餘而忘
素守所願始終而策勵祇虞衰病之浸陵莫克有為
真成自負肆當誕日慶告高真俾臣得衛養之宜今
臣無憂患之撓筋骸強健可任國事以驅馳耳目
明能察人情之幽隱少施薄效有補明時奉身而歸
訖全靖退之節傳家有訓勉循清白之規

玉皇三清殿祈雨青詞

伏以旱而望雨不勝迫切之情窮則呼天輒扣穹窿
之聽比以累旬之愆亢深虞多稼之焦枯幾遍禱於
靈祠迄未臻於嘉應今赫炎已極在高田旣祥全

儻需既少稽雖平壤亦將可慮維此億萬人之命繫
在三五日之間非仰懇於高穹懼莫回於大造即仙
山而齋宿瞻帝極以懇祈仰冀至仁俯矜忱悃或災
臨分野願密賜於轉移或罪在生靈句曲垂於赦宥
起龍神而奔走屏妖魁以退歲三日以往為霖大慰
雲霓之望八政之首曰食廣全溝壑之生

北斗真武殿祈雨青詞

伏以凡民有生莫切豐年之望不雨斯極豫懷艱食
之憂惟上聖之至仁為辟元之司命恭伸禱請願賜
矜憐霈甘霖於久曠之餘全嘉穀於將枯之際庶獲

成於中孰實仰戴於殊恩

謝雨青詞

旱當七月苗欲稿以可憂山起寸雲雨崇朝而遂徧
獲解倒垂之急端由垂覆之恩瞻是窮鄉夙稱瘠土
三隅斗絕粟可往而不可來一室罄垂歲宜豐而不
宜歉屬夏秋之方接蔚禾稼之相望蓋數日以須成
猶調饑而待哺實穎實粟共忻樂歲之可期如快如
焚豈料亢陽之為虐望雲霓而隕涕睇原野以傷心
用赴懇於高穹冀興憐於下土果蒙孚答屢賜霑濡
式寬旦暮之憂仰戴乾坤之施念晚稻收成之尚遠

而秋陽赫烈之可虞願深軫於至仁俾時蒙於嘉澤
百里而半九十庶全末路之危甫田之取十千終遂
有年之望

仙遊山設醮青詞

叨恩起廢俾游牧於清源歷吉問塗敢虔祈於紫極
伏念臣昔當疆仕嘗玷專城粗殫撫字之誠莫著藩
宣之績邦人亮其疎拙或至去思朝家滌其愆尤復
加選任既懇辭而弗獲將竭廢以有行脩程寔迫於
嚴寒暮齒更虞於多病顧惟瑣質愧乏他長獨其一
意於斯民時乃平庄之素志兩邑創殘之後正急拊

摩群生無碎之餘尤須拯救願夙宵而盡瘁猶疾痛
之在躬廉惠雨吟少蘇疲瘵冀大造賜保扶之力使
微軀免炎膏之憂長幼均安刈塗無阻早達明山之
境以慰瀕海之昨繫白公勤誓益勵昔年之操安平
富樂期漸還故國之風

泉州八宅設醮青詞

起廢復來獲撫吏民之舊揆才非稱惟新造化之恩
瞻此温陵昔稱各鎮內環七邑生齒寔蕃外控重溟
風濤難測禁旅尤嚴於節制壘商賈有以招懷凡御
衆牧人之方與悅近來遠之道儻非強敏詎免垂疎

伏念某曩玷專城時方彊仕夙宵勉竭曾微政事之
長始末保全悉賴神明之力敢謂十六年之久存叨
二千石之除憂患屢更已迫衰殘之境瘡痍未復可
嗟窮悴之跡志雖切於撫摩力恐難於負荷仰祈覆
燾曲借生成俾某身無疾疢之憂家有平康之喜庶
專一意思濟群生迪以清明焯幾微而罔失錫之強
健嬰繁劇以有為施為允醜於物情惠利亟蘇於民
庶公勸庶白誓愈勵於初心富樂安平期早還於舊
觀

上元設醮青詞

恭三百六旬之日適換新春知四十九年之非浸鷲
暮齒敢殫悃幅借瀆威神伏念臣本以允姿加之陋
學荷生成之特厘慚忝竊之太優材匪適時繆享無
功之祿德非足已更叨過實之名積有愧於幽明致
自貽於譴責既投閑而置散每思微以省愆屬新律
之載更懼餘災之未弭爰萬誠於寶醮用請命於皇
穹仰冀慈仁俯垂矜赦蠲除殃咎誕降吉祥俾身健
而家安庶心寧而志一杜門屏跡獲靜處於丘園教
子讀書共講明於道義茲為志願敢復他求

春祈紫極宮青詞

春令平分農功肇始當舉祈年之禮况逢閔雨之時
即太紫之真宮脩上清之法醮匪僅循於故事實深
俟於殊恩蓋今群昨憔悴之餘正切百穀豐登之望
非亟被滂沱之澤何由施播殖之工仰觀天慈俯矜
民命載霑載足不憊東作之期實好實堅迄遂西成
之慶

清源洞三清殿設醮青詞

方春告早實關終歲之憂濱海為州素乏上腴之壤
矧自冬而至二月凡不雨者幾數旬比雖嘉澤之屢
敷猶苦高田之未洽奈何開霽又復淡派瘠土易乾

加盛陽之輝赫稔苗欲長乏積水之涵濡正當種蒔
之時乃有焦熬之意猶方孩而失乳將何道以能生
臣是以疾首痛心祈息請命冀至仁之務惻回妙造
於頃臯三日以往為霖俾溥臻於霑足八政之首曰
食庶可必於豐登

州治設醮青詞

農功最急莫如春夏之交雨澤不時倍切生靈之望
歷丹衷而控請冀洪覆之興憐惟此邦夙號於樂郊
至近歲遽成於凋俗公私耗竭上下煎熬租簿弗登
旬月之儲何有商舟罕至斗升之直尚騰自載忝於

州符每勤求於民瘼嗟撫摩之無術獨抱百憂欲愁
歎之少紓惟斬一稔豈虞種植之際迺有乾亢之災
高壤未耕旣成稿白穉苗方秀浸覺萎黃無陂渠可
以灌輸有風日為之炎燥比親行於原野實痛切於
肺肝若為銷寢以召和但有祈哀而請命皇矣上帝
仁恩普及於昆蟲今此下民生意將危於絲髮當窮
途而亟拯豈大造之所難願軫隆慈嘿回哀眷霈然
甘靈膏此大田穡事以時庶豐穰之丁必牧臣有罪
奚譴罰之敢辭

設廳謝雨青詞

民以食為天莫切豐登之望守視民如子居位
之憂嘉澤之弗時而首種之不入二歲收成之
將墮眇茫萬人饒饑之虞近在朝夕臣是以履郊原
而震惕瞻雲漢以悲傷欲斬紓患於生靈惟有祈哀
於穹昊被嚴公宇敷列醮筵藥笈琅函正宣揚於清
夜玉漿瓊液俄飛洒於層霄甫及兼旬之間數蒙澍
雨之應大矣曰生之德揀此垂絕之人旣拜殊恩敢
稽祗謝顧惟瀕海之地土脉易乾重以盛夏之時炎
威有赫願俾梅霖之相續庶幾穡寶之用成和氣致
祥不爽陰陽之序富歲多賴寢興仁遜之風

離明殿設醮青詞

煌煌執法之星威靈有赫奕奕明離之殿欽奉素嚴
屬當炎煥之時敬飾祈禳之典念茲南服實曰溫陵
地震盛陽之方常多燥烈海有颶風之害每懼煽揚
欲期比屋之莫居惟仰高真之敷佑願垂道蔭溥及
黎元既庶既安永熄祝融之警時暘時雨併銷旱魃
之虞

雲榭設醮祈晴青詞

農方望歲幸蚤稼之告登政有干和致陰霖之為沴
洗心思咎頓首祈恩伏念臣再忝郡符屢周月瑄曾

微惠利俾民瘼之昭蘇獨有愆尤煩天威之譴告始
則示常暘之罰今焉召滂雨之災皆薄德之自貽豈
至仁之所欲早幾成而復挽旣荷曲全穀已熟而可
收忍令遽失願軫生靈之命俯垂化育之恩宣陽曜
以破昏霾揚清風而散蒸鬱錫以無旬之霽保其終
歲之功若其獄訟之滋繁與夫刑罰之乖戾幽枉之
情豈無未達歎愁之氣或有未伸初非有衆之辜時
乃微臣之臯恐懼修省誓殫朝夕之誠覆載生成永
賴乾坤之造

雲榭設醮謝晴青詞

曰兩曰賜游拜璇穹之賜有所有報用嚴寶醮之陳
頃值陰霖懼傷嘉穀爰即侵雲之榭敬修請霽之儀
寶炷初升虔叩九霄之聽烏輪有赫遽騰六合之光
開麗景以彌旬收全功於一稔厥惟大幸敢昧隆恩
更祈覆燾之仁俯矜凋瘵之俗五穀熟民人育婁錫
豐年百室盈婦子寧長為樂土

秋賽紫極宮設醮青詞

再命為州每深憂於黎庶一誠望歲知幾瀆於神明
旱方熾而嘉澤隨潦未收而晴光煜敢云薄德能感
於帝心獨賴至仁寔哀矜於民命錫之一稔活此

群生公私之計少寬覆育之恩莫大教陳菲報併露
忱祈無風雨蟲螟之苗以全晚節有黍稷稻粱之慶
迓用康年

生朝設醮青詞

覆載無私豈待求而降福天壽不貳惟自勉於脩身
屬此始生敢云妄禱念存分於符竹已漫迫於桑榆
獄訟昔簡而今繁非精力莫能剗决財計昔克而今
匱非智慮不可幹旋一日弗勤則英易滋一事弗親
則情易壅懼微躬之難強冀大造之嘿扶俾常強健
而清明庶克從容而醺酢矧為仁由已而成功則天

臣之此來豈有他念啁察者望其蘇息愁歎者欲其
歡愉雖殫朝夕之勞期還舊觀匪賴神明之佑曷遂
初心三農已幸於告登二氣更斲於不忒海魚駭浪
里絕驚塵用足而志以成刑清而入自化粗收薄效
不徒耄老之重臨少慰群情即獲奉身而蚤退

離明殿設醮青詞

視民由己每慮患於未然脩祀以時冀蒙休之有永
惟泉為郡在閩最南炎燠之氣在四序以常多震蕩
之風或連朝而弗息儻非賴上聖高直之佑何以免
祝融回祿之災爰卜李商敬修淨醮仰祈赫赫之鑒
俯庇林林之氓比屋相望各遂和平之樂聚塵託處
永銷謫出之虞

黃籙醮青詞

歲獲豐穰祇戴璇穹之施禮報謝故修寶籙之科
諏至日以陳儀為邦人而輯福伏念臣職叨作牧志
切念民昨屬莫春又罹亢旱嘉種尚難於入土大田
敢覲於有秋載瞻雲霓若傾湖谷蠢蠢黎元之衆將
何以生皇上帝之仁必非所忍願霽及時之澤迄
成大有之年果徇誠求始猶饗泰合天地之裕萬物豈
以為恩臣子之薦寸忱亦云寓敬當黃宮之紀節即

琳宇以告慶三日九朝用道家最盛之典一封七聚
翼天覆無窮之休陰陽之叙靡愆旱溢之蓄弗作天
吳效職護舟楫以安行回祿哉威保室廬而聚慶則
鄰疆之相屬有狡衆之未馴悞或致於蔓延勾亟臻
於絃靖四境之塵不動復見大平百蠻之貨畢徠重
為富國臣雖叨易鎮敢有遐心閩粵之壤本同均在
十連之域造化之功無外願回一道之春

普慶青詞

遺民何辜橫罹鄰寇之殃
重臨思拯宜涂之苦
用神追被各莫超昇
開盜作汀樵之境

承平歲久旣武備之弗脩醜類日蕃致妖氛之浸
惟時德化以及永春密連竊發之區旋被侵陵之禍
兵戈匪練誰知禦賊之方官吏相先自作全軀之計
委群氓於鋒鏑之下舉二邑為煨燼之餘游魂蕩於
太空枯骨暴于曠野凄風急雨諒多號咷之悲厚地
重泉更抱幽沉之歎念此淪亡之衆皆嘗撫字之人
豈憫惻之亡情幸歸依之有路屬修崇於黃籙敢籲
告於紫皇九厥同時暨于諸郡有隸名於黑簿悉度
命於朱陵北都鬼群魚後又淹之繫西方淨土舉為
極樂之游

甲午仙遊設醮青詞

奉藩弗績誤象九陞之知賜召使還猥與六官之選
懼莫酬於主眷庸祇扣於天慈伏念臣昨在初元嘗
參近侍屬值權姦之顯政惡聞讜直之盡言一斥七
年始叨牽叙載更兩鎮方效撫摩適公朝盡起於名
流而孤迹亦塵於華貫控辭靡獲圖報惟艱旣不敢
矯激以近名亦不敢低徊而徇利惟厚集精誠庶幾
於感格而密陳忠益冀一見之施行上有俾於國家下
有繇於民物臣之願也天實臨之仰句至仁默垂洪
覆慶蹟彙之洞照俾之盡伸得時則行有

小生之月共未身而退以之期晚節之蚤休

告斗祈雨表

伏為臣等所居建寧府浦城縣父闕雨澤屢伸醮告
者旱而望雨不勝怵迫之情窮則呼天冀徹穹窿之
聽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乃瞻浦城之境越由
季夏以來其澤久愆亢傷遂極協公私而共禱雖潤
澤之屢沾泉乾而土弗濡未幾涸竭日炎而風亦燥
有甚灼焚旣高原下隰之皆枯將早稼晚苗之俱瘁
望雲霓而感額瞻田野以傷心痛惟窶之昨甫遭饑
饉之厄幸去冬之一稔猶瀕死而復蘇正須保養之

功庶有安全之望儻重罹於凶歎必立至於顛隳靖
言何辜遽至斯極矧民情自古以難保且鄉俗在今
而易搖苟生理之或窮恐禍機之逆作蠢蠢黎元之
命殆幾絲髮之危皇皇后帝之仁忍視塗炭之酷期
嘿回於造化用哀籲於聖真恭惟大聖北斗七元尊
帝君斟酌一元紀綱七政念此土蓄傷之未久而斯
人瘡痍之尚新申敕群靈大敷渥澤使欲搗之禾復
活而垂成之穀獲登寔與函生均蒙再造臣某等夙
循平昔積有愆尤顧省已之多慚其以身而受罰若
蠢愚之同識斷赦宥而勿誅曾推滌蕩之恩俾遐滄

行之數賜以樂歲悉為全人臣等祗荷曲成誓當加
勉神明森列敢萌自昧之心貧富相資深戒不仁之
習臣等雖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祈雨醮詞

伏以萬民之天所仰莫如禱事之艱六月之雨不時
深懼田功之失以以禱從欲是求睠茲百里之區
寔在七閩之所駛粟可去而不可來民悍俗
頑歲宜豐之所緣霜隕有害秋成一朝而攘
奪並興於之以之蓋藏悉罄僅足採饒幸禾
麥之繼登之自慶然穀直之騰未減而民力

之困自如非大有之屢書豈小康之可冀迺繇季夏驟苦常暘多稼垂成猶日望嬰童之長其霖弗績是頽虧乳哺之功儻拯救之少稽將危亡之立至不勝震懼有甚灼爰率籲於上穹冀興憐於下土救群龍而並起掃妖魃於方張大雨時行願弗愆於月令烝民乃粒實共戴於天恩

仙遊告斗表文

伏以自夏及秋又被亢陽之虐維北有斗實司元氣之權敢于再瀆之誅冒控一純之請臣等誠惶誠恐

定命所當恭德其可用陳曾未越於浹旬輒游干於霄極蓋誠有甚切而勢有至危念自叨將指以來嘗數任枚荒之責常平可以振廩鉅室可以勸分或請命公朝有分頒之錢粟或告糴鄰境有畢湊之舟車故雖逢歲之甚躋尚克拯民於垂死乃如蔽邑置謂窮涂四事一無將奚相卹頻年屢稔始幸苟安當去載之告饒尚宿藏之可仰茹草齧衣已弗悉聞培鎖劫糧幾莫能過豈容今日更值凶年此微臣極朝夕以隱憂而壹意幸神明之垂憫今早稻之存無幾而晚苗之損亦多願一再信宿之間亟蒙大霽庶十萬

生靈之命猶獲少延恭望大聖北斗七元尊帝君嘿
運璣衡潛移氣數乘立秋處暑之際救興雲致雨之
神敷降甘霖俾成中熟臣等以憂國願豐之素志加
與民同患之至情故寧九殞觸雷霆之嚴冀或萬分
回穹昊之聽救災解厄之惠苟衆共以獲全奪祿減
筭之刑雖獨當而無憾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
營之至

祈雨醮詞

亢旱為裁由下民之多罪洪恩敷者仰上帝之至仁
竊念鄉邦久愆時澤田疇枯涸蓋幾千畝之相望父

為嗟謂數十年之未覩公私交禱朝夕靡皇至海
於緣章以冒十於紫極雲蒸雨降幸數獲於感通

虹斷風醜輒復為之霽止外里間聞於沾足近郊仍

苦於焦熬泉乾而井汲甚艱川竭而撓春俱廢粟直

騰踴人時憂危今蚤稼多傷已非上熟而晚苗未插

猶望曲全用僭瀆以再三冀興乘於衆庶救其必死

予以更生賜之三日之霖編及一同之境臣等風氣

愚情積負愆尤瀝血書詞庶徹神明之聽洗心思答

敢忘覆載之恩仰冀寧慈俯從卑悃

八月後雨晚禾獲全次年不歉

紹定三年庚寅正月天慶觀祈禱拜盜疏文

伏為汀邵之寇近犯長平等處為大軍迫逐
皆已出境又聞南劍管下官兵獲捷生擒賊
首謹詣

三清寶殿虔神懇禱者

歲當登稔方忻庶俗之安吏失拊循忽告隣邦之警
始臨汀而及邵武延將樂以迫沙陽甫更半歲之間
遍擾數州之境生靈何罪多荼毒於干戈老幼相携
或顛仆於溝壑比由間道遽越近封幸王旅之鼎來
致寇兵之潛遁然而狡計叵測虎賁未乘儻非聖造
之密扶易底我劫之幸

天祐之恩黑借神靈之助俾羽林熊渠之聚浮
謀雖聲鶴唳之聞亦皆震聳盡熄鯨鯢之擾復安瀾
鴈之居耕稼及時不失厚生之望里閭按堵潛消幸
變之心

告斗醮青詞

性均物則本由帝之降秉吏失威懷致陷身而為賊
始以捕鹽之峻繼之賞盜之非汀寇先搖邵寇從而
扇動劍民既擾建民亦以震驚甫逾半載之間遍蹂
數州之境奔為丘墟者殆千餘里戕於鋒刃者知幾
萬人流血幾於成川僵屍至於盈野雖曰下民之孽

卷之九 十六

有以致茲仰惟上帝之心夫豈忍此吉消良日哀願
至真願軫慈憐俯垂庇佑或生靈有罪特推蕩宥之
息或分野當災嘿賜轉移之造上俾師徒之克捷下
令醜類之服馴潛銷奸亂之風亟歸嚮化之俗豈惟
南浦訖免纖塵之驚坐使全閩俱還樂土之舊

黃籙建壇青詞

山林燭禍嗟隣境之罹殃黃籙薦誠冀高穹之垂憫
舉告盟之禮敢殫哀籲之辭惟時汀邵之民本非
亂况值聖明之世皆欲安生祇緣收御之乖實致
以猖而為患兩邦相接半為煨燼之餘萬姓何辜

於鋒鏑之下雲燄既延於劍水妖氛幾及於建寧
泉壤幽沈痛矣術究之鬼道奎顛暗傷於失業之
深虞厄運之未消惟賴皇穹之可懇願嘿回於造
以普拯於生靈遠而閩部之八州近則浦城之四
其戈頓息寇虜弗侵田里相安耕稼自若九彼之
而從賊亦皆悔過而為民本業爭趨有渤海雞豚
樂舊汙悉變魚崑岡玉石之焚

黃籙祈晴青詞

民命獲全端賴神天之造醮儀將舉豫惟陰雨之
蓋玄元大教之相傳維黃籙真科之最重方肆遊

席期昭格於神明儻需服失容惟有虧於禮敬矧松
繩而施食乃除地而為壇欲普洽於幽冥尤深斬於
澄霽仰冀高明之監俯矜懇切之忱救賜谷以騰運
命雲師而卷稜晴光炳煥相望七八日之間曠典圜
成式慰千萬人之願

正醮青詞

事機方急共伸哀籲之誠造化密移以需更生之澤
既漸臻於寧晏其敢昧於曲成恭修黃籙之科僭瀆
蒼昊之聽臣等昨無鄰寇橫逞兵鋒近騷武陽創水
之關遠備

邦不量螻蚋之至微輒干穹昊深仁憫惻妙道幹旋
麻沙方燬而王旅適來樵城雖陷而賊徒遁返諸將
奮貔貅之勇捷奏踵聞群盜即鯨鯢之誅克威頽屈
昔慮滔天燎原之莫制今猶摧枯拉朽之匪艱置繇
天意之嘿回故使人謀之克濟凡父子弟兄之相保
與比閭族黨之俱安自頂踵皆出生全豈毫髮所能
報塞屬當令節敬踐舊盟以謝殊恩以祈終惠今江
淮千里有未熄之妖氛而汀贛兩邦有僅存之餘孽
願垂眷佑亟遂救寧俾國勢逾磐石之疆而民生獲
奠枕之樂歲功告儉更虞溝壑之流離兵餉甚絀日

望奸之寢息仰冀上帝好生之德俯救下民沾死之
雷風雨均調載錫妻豐之慶乾坤清晏復見升平之
期

太乙青詞

至仁無外共瞻東極之慈尊如力所加能拔北鄴之
幽苦輒殫忱悃借瀆獻聰言念比年實為多難荆淮
川蜀之境既警備之未寧江湖福建之間忽姦偷之
迭起嗟兇渠之不道軟醜類以成群虐燄薰天妖氛
曩日莽為丘墟者凡數十縣戕於鋒刃者知幾萬人
靈如草菅以殺戮為嬉戲白骨枯骸之恨藉理

魄將何所依孤兒寡婦之嗷號鬼神亦為之泣痛沈
寃之無告憂滯魄之難升敢因黃籙之殊科為懇青
宮之上聖願軫大慈大悲之念亟推普濟普度之恩
望慶雲飛蓋之光悉超幽暗被甘露神漿之滴盡獲
清涼更靳憐兆庶之生為潛消百六之厄災虞盡弭
亟臻平治之期存歿均安悉拜涵濡之澤

十王表

民生可憫或罹凶橫之災聖力無遺能拔沈淪之趣
輒殫忱悃借瀆獻聰言念比年
云云至鬼神亦為之
知並同太乙青詞
願推慈念普及冥塗凡濫死之亡辜俾超生而得所

西方佛國並為極樂之鄉北都鬼神盡釋久幽之苦

仙遊山謝斗青詞

蠢、萬民之命實制於天煌煌七政之樞獨尊者斗
非以憐邦之倣擾致茲鄉井之震搖接彼封疆深懼
池魚之及紛然道路殆猶穴蟻之移念事勢之至危
恐禍機之適作惟有顛魂於穹昊庶幾全活於生靈
爰即仙山肅陳醮席陰山歲滄澹方嗟積雨之霖淫氛
曠豁開忽覩列星之明概仰上魁杓之象燦然霄極
之中一心岐望於垂仁百拜凌兢而請命旋獲安平
之兆知蒙覆幬之恩甫此以期年果戡大難日消首甲

月近上弦扶壇壇以致唐公為里閭而祇謝邊兵未寢
尚勤宵旰之憂民食正艱復慮溝墮之厄冀亟平於
多壘且大獲於有年朝野無虞浸還近古之俗山林
雖老終酬致主之心

天慶觀禳火青詞

赫赫南方之曬風仰威明林林下土之居均依覆育
睽此一同之聚殆逾千室之繁爰自週年實為多故
鄰氛甚惡既更流徙之餘歲事弗登重罹饑饉之厄
北間形於兆朕更竊懼於災虞方是擠整之氓未能
自活設有燎原之變將復奈何茲誠存亡危急之憂

惟賴造化生全之力敢控忱於上聖冀垂憫於下民
潛祛回祿之妖仍弭畢方之孽蒙靈託處無譖請出
凶之驚擊壤均歡有簡簡穰穰之慶

天慶觀祈禱青詞

惠深擠壘屬當饒饒之餘誠切籲天願賜豐穰之慶
嗟惟去歲驟失有秋姑由積潦之過多重以嚴霜之
早墮陰沍侵而陽弗統既以奸和殺氣盛而生不蕃
莫能遂物茲皆人事之所感夫豈天心之欲然越錄
春夏以來穀食漸甚于今田野之衆殍死相望囷倉
之積既空蔽蔽之報亦罄欲極斯人於瀕殆惟祈多稼

之倍登爰瀝懇於上空冀興哀於下土當其危急存
亡之際賜以復露生全之恩二氣適均無苦雨疾風
之害百嘉獲遂隨高原下隰之宜皆旣好而旣堅且
實穎而實粟豈惟俾赤子之得乳是將起白骨而成
人天地至仁庶一誠之能動里閭相勉惟衆善之力
行是歲大稔

仙遊設醮青詞

八月十二日常山寇破江山
迫近鄉邑九月十一日設醮

伏以足食安居實民生之至願弭災銷患豈人力之
可能借于造化之仁庶保黔黎之命曠言敝境爰自

比年始則虞鄰警之侵旋復被歲凶之厄迄遂安恬
之辛悉由覆憐之恩今大田多稼之告登正茲刈獲
而近郡群兇之方擾未即蕩平冀穡事之獲全而兵
氛之早熄即仙山而致禱瞻帝極以投誠句穹昊之
垂慈俾鄉閭之蒙福無風雨霜蟲之害無寇戎兵火
災百室充盈共樂如茨之慶四封寧晏不聞橫草之
騶

代男正追薦母青詞

母子恩深劬勞莫報死生路隔哀慕難窮敢竭至情
潛干洪造伏念臣母楊氏頃緣嬰疾遽致沒身享年

僅及於三旬抱恨遂成於千古靈魂炯炯固自不下
長路茫茫果將焉往惟清夢或窺其彷彿而私心恐
墮於幽沉痛念平生實鍾善性救人之急則雖傾橐
以弗辭遇姑之疾則不解衣而親侍精勤以繙內典
齊潔以奉高真蓋出至誠匪由外飾惟天地以好生
育物為德惟聖賢有赦過宥罪之言是用敬瀆危迫
之衷冀動高明之鑒俾臣母楊氏早憑善果獲遂超
昇顧雖駒犢之至愚永佩乾坤之大賜

代祈嗣青詞

伏以休戚相關莫如伉儷之義安平是望敢干覆育

之仁伏念臣妻室某幸出忠勳之門粗聞閨壺之則
然氣形廩受本孱弱以弗強而運教推移復災虞之
或值旣連歲妊娠之屢失且平時疾苦之居多匪虔
叩於聖真懼難回於譴咎屬季春之誕日即神景之
名山肅按冲科用伸忱禱仰覲穹窿之大造俯矜么
麼之微生銷三災九厄於未萌永獲康寧之祉賦一
氣五行之至正早鍾誕毓之祥俾慈父適意於抱孫
而愚臣顛精於嚮學豈獨闔門之被賜實惟永世之
蒙休誓堅忠孝之誠毋負生成之德

已丑外舅生日設醮青詞

將耆而耄候臨八袞之期旣壽且康異錫九疇之福
逖瞻層漢度露寸忱伏念臣叢爾微生居然多幸決
科甚晚名早脫於銓曹入仕數奇官亦叨於元七年
浸高而免支離之苦祿雖薄而無寒餒之虞糟糠之
老獲偕椿桂之榮相踵几茲僥倖皆非始望所期揆
厥本元悉出大生之賜屬當初度祗按真科願上天
加厚於微臣不勝至足在今日有求於造物敢復無
厭惟斲北極之至仁俯照西崦之末景蠲其蓄疾衍
厥壽棋子舍掀騰各遂榮親之願孫枝孕毓益綿繼
世之祥誓畢餘齡勉修正道

庚寅外舅設醮青詞

老將至而毫遺常切寅威之念天雖高而聽下願垂
覆憐之仁僭以惻忱形于奏請伏念臣迂愚何取忝
竊實多每當誕育之期載念穹窿之造養生甚拙已
逾古來稀有之年從宦雖艱粗享人間無事之樂輒
陳菲薦以謝高靈屬自仲春以來適有鄰邦之警亟
携家而遠避致曠禮之弗脩幸王旅之沓來俾寇徒
之少戢修塗于後迄迤風露之侵故里來歸不改山
川之觀樹摩卉木瞻顧棟楹昔惟捐棄之是虞今乃
存全之如舊皆自天而錫佑顧何地以疇息敬消苻
七之辰恪與純一之念萃霞裾之清侶按雲笈之冲
科敢曰禱祈更希無妄之福但期赦宥獲珥未形之
災盜早息於潢池民相安於田里俾闔門百口之衆
永保聚廬之居凡勺水粒米之甘無非造物之賜

外舅生日設醮青詞

父生母鞠難酬罔極之恩日往月來永感賤生之旦
非假演冲科之妙教何以寓追遠之寸心謹竭丹誠
肅陳清醮伏念臣晚叨末第幸脫選坑宰邑黃巖臯
愆叢積分司列院斥罷不容權類三黜之餘闕散十
暮之久雖自謔言之萋非實由已德之輕浮幸皇天

開改過之門而列聖垂遷善之訓臣敢不省愆責已
條慮洗心赦其言行之悔尤原以取舍之差失桑榆
晚景期體道以康強兆李春風保餘生之清逸

辛卯外舅設醮青詞

伏以無德而壽倏開九袞之期不勞而官將肩三階
之寵顧臣庸昧奮跡卑微早學古人妄意寸功之及
物晚叨朝籍止斷一命之榮親雖中歲之險艱而未
塗之僥倖迨衣冠之已挂乃綸綍之屢頒論議名官
行廁漢運之千子男錫瓊猥聯周爵之諸侯雖朱
轡畫鹿之莫醇而紫紱垂魚之亦寵凡茲命數俱非

之賢尚勝覆育之恩爰即誕辰謹修法醮但知敬謝
何敢多求視聽俱全願保微軀之健子孫浸盛更全
暮齒之榮

庚寅代蔡宰設斗醮祈晴青詞

蚤稻大成迺逢霖雨積氛小解未快全晴控百里之
危棕瀆七元之聰聽伏念臣濫膺煩劇實愧取繇或
政刑之頗偏致陰陽之乖戾儻茲歲不登於一稔則
斯民益重於百憂欲祈天意之回更藉斗真之力敷
誠玉笈歸命璇璣伏願颯馭傳臨帝車下格洗出虞

淵之皦日盡掃陰霾陶為柘水之豐年少蘇民望

代楊和甫作賽醮詞

伏以有室有家未免妻孥之累載生載育實依造化之仁既獲遂於全安詎敢忘於大賜敬陳淨醮祇誠伏念臣猥以塵凡夙叨蔭佑頃緣荆布之賤乳孳有期重以羔豚之微疾疾為苦輒披丹悃虔叩蒼旻顧私情仰瀆於高真盍嬰譴罰而洪覆靡遺於小物曲借生成克身既幸於無虞勿藥入臻於有喜屬春物萌芽之始正化工發育之時爰擇剛辰肅迎真馭以謝曲成之造以祈滋至之休惟雙親耆艾之齡各

登七袞而百世繼承之託僅有一人仰賴慈仁俯垂矜憫益介壽康之祉更膺蕃衍之祥臣敢不思滌愆尤恪修志行終身自勉期為善人君子之歸方寸不欺庶答皇天后土之賜

代周道珍黃籙醮普說

竊惟道家之法以清淨無為為本修齋設醮特教中之一事耳然自漢以來傳習至今不可廢者以其用意在於揀度生靈蠲除災厄而開人悔過自新之路故也世之闢道教者或謂上帝至尊惟國家可以郊祀而以臣庶行之則幾於僭或謂禍福有命不可以

求而致不可以俸而免今之齋醮其名曰禳災集福是福可求而禍可免也則幾於妄此皆儒者正大之論安得而非之然非國家不可以祀天者禮之正也若臣庶之微精誠迫切有動於中則牲牲籲天地和神明以自救故曰人窮則呼天又曰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道家醮法特以伸臣庶哀籲之誠而非如祀之比也然既有禱有禳則必須章奏而後達必藉科儀而後行故自漢至今其法益詳其禮益備然惟臣子為君父官府為民庶士夫為鄉黨以公言私求則其應如響若僥倖以求福矯妄以

出於私求而不以公請者則亦神明之所不察家之所不許也由是觀之道家齋醮之法安得謂之僭且妄哉夫弭裁兵遠臯疾寧風旱祈豐年具載於周禮之書有國遵行未之或廢况於盜賊甲兵之釁驟發於鄰壤如燎原之火有蔓延之勢當是時也非籲天地和神明何以弭災於未萌銷患於冥冥乎是以里居官某官等以紹定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相率有祈於道宮且許修設黃籙大齋醮一會為一方生靈請命于昊穹蓋里居為鄉黨邑宰為民庶其請以公而不以私故自時厥後王師大集捷奏日聞

渠束手以就擒餘黨望風而遁散儻非天地好生之
仁神明助順之意安得數月之間其效遽至此哉今
黃錄大齋官道衆莫不成集道珍不材誤蒙推擇使
主醮事法當演法不敢支離曼衍以煩衆聽獨以儒
道二教其說畧同僭陳其一二蓋詩有之上帝臨女
無貳爾心又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又曰神之格思
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禮記亦云洋洋乎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凡此皆言上帝神明近與人接不可斯須
之不敬不可一念之不誠也道家則又推言居處宮
殿之名冠冕車服侍衛威儀之列又謂衆真百靈皆

有貌象其為宮觀則擬而效之至於醮事之脩俯伏
拜跪儼然如風馬雲車之來下雖其說似與儒者異
然其為教不過欲故人肅敬之心使見者凜然知天
地神祈之臨其上則邪意妄想自然消弭善端正念
自然感發亦豈為小補哉今者寶曆將陳伏願齋官
道衆凡預此會者各體前聖垂戒之言與道家設教
之指清淨其身心端一其志慮毋謂高遠為可欺毋
謂杳冥為可忽夫古人之於祭祀必三日齋七日戒
者蓋非誠敬之極不可以交於神明所謂戒者肅然
警懼之謂也所謂齋者湛然純一之謂也故易曰齋

戒以神明其德而宋元吳先生著元綱論亦曰非齋
戒則真不應今日但以不飲酒不如葷為齋戒而不
知齋戒之義非止於此方其散齋七日則肅然警懼
猶履薄臨深之可畏及致齋三日則湛然純一心如
止水寂然不動無思無為如是而後為精誠之極神
之聽之介爾景福庶乎其可必矣不然雖修飾於禮
文之末而不致謹於心術之微欲冀神祇之格福應
之臻則非道珍之所敢知也若夫星弁霞裾號稱方
未富清淨以對越內而存念無一毫之雜外而行
一塵之染表裏渾然始如一度幾無負吾道

之教而免於幽冥之罰此道珍與衆所宜共勉者
也不然則三官有罰九府有刑稟如斧鉞耳心背違
自取誅譴道珍竊懼焉事大體嚴輒敢縷瀆伏惟孚
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四十九卷

